

清儒學案

世章



九十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九

天津徐世昌

摯甫學案

自望溪倡古文義法劉姚繼之桐城一派遂爲海內正宗
綿延二百年而摯甫爲之殿海通以來中國屢受外侮識
時之士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強摯甫尤喜言西學異乎拘
墟守舊者也述摯甫學案

吳先生汝綸

吳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少貧力學早著文名同治乙丑進士授
內閣中書曾文正公督兩江留佐幕府從至直隸李文忠公繼
督直隸仍留佐幕時中外大政常決於曾李二公其奏疏多出
先生手尋補深州直隸州丁外內艱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

州直隸州先生爲政尤留意教化經畫書院苟力所能至不憚
貴勢籍深州已廢學田爲豪民侵奪者千四百餘畝入書院資
膏火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及莅冀州仍銳意興學深
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輔又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
以溉田畝便商旅在冀八年稱疾乞休文忠延主講蓮池書院
爲教一主乎文以爲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國所獨優語其
實用則歐美新學尙焉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彼得其
長乃能共競舊法完且好吾猶將革新之況其窳敗不可復用
其勤勤導誘後生常以是爲說嘗樂與西士游而日本之慕文
章者亦來請業會京師開大學堂管學大臣張公百熙奏薦之
加五品卿銜總教務請赴日本考察學制居三月返國先乞假
省墓興辦本邑小學堂規制粗立遽以疾卒年六十四先生爲

學由訓詁以通文辭無古今無中外惟是之求自羣經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諸文集無不博求慎取窮其原而竟其委其論文謂中國之文非徒習其字形而已綴字爲文而氣行乎其間寄聲音神采於文外雖古之聖賢豪傑去吾世邈矣一涉其書而其人之精神意氣若儼立乎吾目中務欲因聲求氣一循乎機勢之自然以漸於精微奧窔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於用悉舉學問與事業合而爲一而尤以淪民智自強亟時病爲兢兢云著有易說二卷寫定尙書一卷尙書故三卷夏小正私箋一卷古詩鈔二十卷羣書點勘若干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日記十二卷尺牘五卷補遺一卷諭兒書一卷深州風土

記二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

參馬其昶撰墓志

文集

讀荀子一

自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其後劉向揚雄韓愈歐陽修之徒皆并稱孟荀程朱繼出孟子之傳始尊而初漢之時荀氏獨爲言禮之宗其傳尤盛荀子宗旨亦歸於聖人其異孟子者惟謂人性惡以善爲僞耳然世言孟子論性本有未備故宋儒輔以氣質之說實已兼用荀子要之聖人皆未言此吾謂孟子固嘗以聲色臭味安佚爲性矣其言性善蓋本氣質純美又病學者外仁義不爲而溺於聲色臭味安佚之中故曰君子不謂性是亦榜槩矯直之意而荀子則氣質不如孟子由困勉而得遂專以化性教人夫亦各言其性之所近而已且孟荀之言皆貴學不恃性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亦曰涂之人可爲禹其以善爲僞而自釋以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又卽孟子孳孳爲善之旨

此其所以同也昔孔子罕言命仁以詩書執禮爲教當時列徒親炙聖人一傳而後言禮者已各不同其與聞性道則曾氏一人而已孟子晚出私淑而得其宗然於禮樂之意鮮所論列而荀卿則以爲人不能生而爲聖人必由勉強積漸而至勉強積漸必以禮爲之經緯蹊徑故其爲學達乎禮樂之原明乎先王以禮制治天下之意其言皆程於櫟括非知和無節明自然流極放恣者比而謂養欲給求知通統類又未嘗以禮爲桎梏也非得聞於孔子之文章者歟至非十二子或據韓詩外傳無子思孟子此又非荀氏之舊且其言不足爲卿病也夫學者之傳源遠則末益分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當孫卿之世吾意子思孟子之儒必有索性道之解不得遂流爲微妙不測之論者故以僻違閉約非之又其時騶衍之徒皆自託儒家故史記以附

孟子卿與共處稷下所謂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五行者謂是類也卿又言法後王與其平日小五霸師聖王之意不合然謂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則亦病騶衍之徒遠推上古竊冥怪迂而爲是說耳所謂後王卽三代之聖王也豈嘗繆於聖人哉大抵孟荀之學皆出孔子故子雲譏其同門異戶荀子好言仲尼子弓子弓特其傳易師而卿之學要爲深於禮其非十二子又並稱仲尼子游子游亦深於禮吾意卿者其學於子游之徒歟孟子傳自曾子而檀弓記子游論禮曾子每不能逮此孟荀之傳所自分也

讀荀子二

荀子之書凡所爲論議之文總爲正論篇凡所爲賦總爲賦篇類其徒所集錄者其與秦昭王趙孝成王臨武君應侯齊相所

言及其弟子陳囂李斯所問答皆稱孫卿子其爲門弟子所記無疑蓋孫卿旣歿其徒乃編次其書故頗有附益散亂非其書本然也昔韓退之嘗稱荀子吐辭爲經又欲削其不合者以附聖人之籍今就其書考之堯問篇末言孫卿孔子不過世皆知其徒所爲矣其他與卿言不類者亦皆其徒之言也夫卿旣言治生於君子亂生於小人矣顧又言便嬖左右爲窺遠收眾之門戶旣言巧敏佞說善取寵爲態臣矣又言事聖君之義以順志爲上安得一人之言詭易如此凡此類必韓非李斯之徒所竄益者其非卿言決也退之能辨古書正僞意其欲削者其此類也歟其書篇第亦失其舊劉向楊倞兩定之皆未當如序官一篇乃采取古制非其自作故樂論引之曰其在序官云云是序官舊必自爲篇題今以合王制篇誤矣又戰國策載遺春申

賦前仍有書今其賦具存而書乃佚在韓子中此必編次所遺而韓非獨收存之者是亦集錄於弟子之一證也要之今荀子非完書漢時中孫卿三百廿二篇劉向所校讐者卅二篇而已此又非集錄時本然也當周秦之間孫卿最爲老儒善詩禮易春秋漢初經師皆承卿學故爭掇其書二戴記禮韓嬰說詩爲尤甚卿好引詩書自證其言今戴記及韓詩外傳率如此吾疑其間仍有荀子逸篇賈誼引學禮教論太子之言大戴亦載之當時言禮制率本荀子賈生受左氏春秋於張蒼蒼受之孫卿然則生之言亦孫卿所傳歟又向所芟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其中亦必有脫誤難讀而向自蒐獵以爲說苑新序之屬者惜乎其文不見於今莫得而詳考也

答陳樸園論尙書手札

大著今文尙書攷扶千秋之微學羅百氏之舊聞世業遠媿乎
向歆專家近掩乎孫段自枚賾古文專行於世卽馬鄭遺說亦
就散亡若歐陽夏侯之學則更廢墜失傳莫可考引是以我朝
樸學諸公得漢人片言寶若彝鼎而三家之學絕無有尋其墜
緒者閣下獨旁蒐遠紹輯成歐陽夏侯遺說攷洵爲前哲所未
逮至如秦誓一篇武帝末始出自二劉父子馬鄭諸儒均以爲
後得之書其非伏生所傳無疑史記周本紀所載誓辭數十言
蓋如殷紀之載湯誥皆史公網羅放失而存之者其時民間所
獻之大誓猶未出也王伯申乃曲證其傳自伏生殊不足據白
魚赤烏出於大傳本紀以爲九年觀兵時事其下十一年云武
王乃作大誓則九年未作大誓甚明而後出之大誓有赤烏等
說明與史記不合此自後人割取大傳史記而誤合之者又其

時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未出亦未能刺取以彌其闕江良庭強
釋馬融之疑實非衷論章句卽偶有脫遺何至諸書所引無一
見存者耶閣下旣信大誓非伏生所傳而猶取江氏之說似尙
未安又謂書序眞孔子作而以足廿九篇之數亦仍有可疑者
唐孔氏謂伏生廿九卷而序在外蓋以伏生所得廿九篇及安
國以古文考廿九篇皆主本經爲言不應兼及序說而儒林傳
稱張霸分析廿九篇又采左氏傳書序云云尤爲序不在廿九
篇之塙證竊謂書惟古文有序今文則伏生於經尙亡數十篇
無緣更存序文古人經傳別行古文旣入中祕其序自傳人間
故張霸得以采取非今文自有序爲張霸所采也詩三家序彼
此不同今文書若有序安得與古文略無異義況伏生篇第盤
庚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又自與序牴牾耶世家稱孔

子序書漢志亦稱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所謂序者殆如
易之序卦法言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溫公訓序爲篇之次第
是也若謂孔子作書序則有以決其不然伏生書堯典本爲一
篇而舜典序謂堯使嗣位歷試諸艱此則同於姚方興之分題
矣孟子太甲放桀前後凡六年而伊訓序謂放桀三年則同於
枚賸之古文矣今知枚姚之僞妄而顧信序爲孔子作豈非知
二五而不知十耶愚意大誓旣屬後得今文又本無序則古經
止廿八篇漢志稱廿九卷者班據別錄作志時後出大誓已合
於經也史記云伏生得廿九篇者又後人據班書改之者也孔
臧言廿八篇象廿八宿臣瓚漢書注亦言當時學者謂尙書惟
有廿八篇是知史記本亦言廿八篇矣若如閣下所云伏生與
兩夏侯同爲廿九篇伏生則數小序不數大誓夏侯則數大誓

不數小序篇數雖同篇名各異恐非其實也覽尊著服其精博愧無以相益聊獻所疑如此若有未然不憚互質

記寫本尙書後

古尙書百篇今存者廿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莫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爲傳載萬世薄九閔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奧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爲渾渾爾噩噩爾灑灑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僞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於商於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敍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

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并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倣效而襲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吾尤惜近儒者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灑灑者詰屈而聱牙者其覆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典謨訖秦繆頗采文字異者著於篇庶綴學之士有以考求揚韓氏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邱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尙書抑遠矣秦繆區區起邠荒賓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萃然隳千載上視三代殆無愧色吾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胙饗於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再記寫本尙書後

自漢氏言尙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皆出自

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祕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書言尙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譏太常以尙書爲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廿八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尙在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有廿八篇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耶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盛衰

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以不誦絕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者誦歐陽詆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趨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歟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遭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子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尙絲聯繼續彌四百年而卒廢棄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逸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爲深惜者也

答張廉卿書

垂示三江考辭高而義創類韓歐諸公辯證經典文字章句之徒不辦爲此三江舊蹟久湮失蒙陋之見正大論所譏墨守班志以爲不易者何足以仰窺奧旨私獨以爲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說與班氏無甚異同頗怪執事旣取說文江水東至會稽

山陰爲浙江以爲有合於班志水經及康成東迤之說而猶以爲江不通於浙而殊異南江使自爲一江也浙江自爲一江今所見之水道然耳古浙江固江所自爲非別有一水周秦人不稱南江浙江而但名之爲江國語云句踐沂江以襲吳又云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將舟戰於江呂覽言越王棲會稽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樂毅亦言子胥入江而不化使江不通浙則吳越境上無江此諸書必不冒他水爲江江自吳縣南至錢唐折由山陰而東逕餘姚入海故曰浙江不獨說文言之晉灼說亦如此酈元亦言作者述志多言江至山陰爲浙江漢晉以來未之有改也其在錢唐右會漸水漸水故不名浙說文分列漸浙二水甚明而史記秦紀始皇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廿里從狹中度蓋錢塘乃有浙江錢唐西百廿里之狹中卽

非浙江矣後以漸水歸浙亦或互受通稱而浙要爲江尾非漸
濱南江旣湮於是江不通浙而漸水始專浙江之名而自爲一
江此乃遷流所變豈得執爲禹蹟哉且南江爲江所分固無可
疑者凡北水通目爲河南水通目爲江特後世轉移通借爾號
之者耳其初則江河各爲專目非河不名爲河非江不名爲江
南江非江所分決不名江江止二瀆但可謂之二江決不名爲
三江若北江中江皆江所歧分獨南江乃取其旁一水首尾不
與江通者配之而強名爲江以足三江之數神禹主名山川殆
不若是南江經所未言以江之有北有中而知有南以三江之
並得江名而知南江非別爲一水此決無以相易者若謂經言
爲中江不言爲南江則禹斲二河禹貢固亦不見矣况東迤之
爲南江其說固不易哉執事之爲此說徒以形勢論之謂南江

道不可通避就而爲之辭耳至譏班志而取景純則景純之說固班說也不獨浙江卽餘姚入海之道卽執事引江賦所云神委東會注五湖灌三江者亦明謂三江承於一江是南江上流景純亦未爲異說獨隋唐時南人乃謂大江不入震澤而張守節遂以並阻山陸爲言竊嘗以今地考之江南諸山來自五嶺入徽州爲黃山東行爲天目其北枝爲九華山海經三天子鄩卽此禹貢所謂東陵者也今浙江出其南而大禹南江行其北繞九華及黃山支麓出天目之背以入太湖今自石埭涇南陵宣城盜國建平廣德諸州縣水皆鉤連交注無阻絕者獨貴池青陽之水不通涇南陵耳疑池盜比境南北數百里閒必有可通之處卽使地脈連延亦必有絕水復出如經所云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且賈讓固言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矣南江

絕而水皆倒流入江莫或者考其舊跡殆非目驗無以定之要不得毀所不見執今水以求故瀆也三江班氏時故尙在枚乘諫吳王謂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北江中江皆不得至吳都乘所云循江而下蓋下石城分江水以東抵吳縣南者也班氏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立言至爲矜慎矣九河不詳其處於成平云民曰徒駭河於鬲云平當以爲鬲津皆闕所不知未嘗臆決又往往言故大河故虘池故漳以紀遷廢至三江則各著所在之縣詳其入海方所是必前無異說而經流見存而石城分江水則又據當時見行之瀆名之過若干郡行若干里入海何縣始末具備此豈不知而強言者許鄭之徒勤於考索翕然宗信不聞一言違覆今更千餘年後求其跡不得遂創爲一說以易之不可也執事又謂分江水班未以爲南江南江

未言餘姚入海此志文彼此互備又不必辯者蒯氏道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毘陵北江不言江都亦豈岷江北江爲二水哉執事又謂在吳南者亦松江譏班氏混南江於中江此又非班氏之過班未以松江爲中江也水經江水殘闕酈注沔水述三江亦脫誤難讀其言中江左會瀟湖乃軼而見於文選注瀟湖在常州西南自瀟湖東出直吳松口正班志陽羨入海之道皆在吳北非吳南景純之稱松江亦據其下口言之爲不誤耳若松江上游韋昭以釋國語者乃酈注南江之枝津不得指爲中江此當據班志以正景純不當復用譏班也歸熙甫論三江取景純而引宋邊實所列海岸三口曰揚子江口吳松江口錢唐江口以爲三江旣入禹蹟無改亦據下口言之至上游則諸儒未有明辯之者康成言江分彭蠡班志水經皆分於石城石城當

近彭蠡矣漢石城在今建德見元和志而言南江者求之貴池漢蕪湖在當塗東南見杜氏通典而言中江者求之今之蕪湖皆據後城以定前地執事謂酈注南江在萬山之中殆亦由酈氏所稱縣地故城未易審知所在耳夫執今水以求故瀆據後城以定前地言地理者之公患也執事尙復如此吾且烏乎正之謹貢所疑不惜更教示幸甚

再復張廉卿論三江書

前得惠書極論三江事塵冗卒卒久不報頃得續示復稍稍改定尊說且曰師心背古果於自用固所甘之夫誠甘之則亦何說不可尙何取繁引曲證前後更易紛紛之爲若返之本志而猶有未安則汝綸請得進畢其說凡執事所以譏班鄭者似未嘗究明二家之說其堅持異論不肯稍變易固曰吾據經詞事

理斷之夫謂浙不通江而可名之爲江因謂他水皆可名江此則於經於事無一合者由漢以來至於近世自全謝山王鳳喈外有謂浙不通江者誰乎此何庸復強辯乎若果不通江又何庸強名爲江乎始吾不解執事何爲必舍江而求南江今讀來書云經於道江曰東爲中江此南江之別爲一江居然可知者又言漢非江而被江名證他水之可稱江然後知尊意以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因謂別有南江而經未言經曰東爲中江此中江之名起於會匯以東可知也今指岷山至東陵者皆爲中江可乎經曰東爲北江此明漢入江後所敘皆江瀆因著其瀆之分流耳今謂漢入江匯彭蠡行數百千里之後仍獨成其爲漢其爲北江者仍大別以西之漢水可乎三江經流分繫江漢二水何以讀東爲北江之文知別有南江又何嘗被漢以江名而

爲他水稱江之證哉凡江漢河濟禹所命名也禹旣名江爲江豈得又名漢爲江漢且不得爲江他小水無論入江不入江固亦各有主名更安得僭名爲江六藝經傳從無稱他水爲江河者此何待程泰之胡肫明始倡是說執事又引九江亦他水非江而名江此又後儒臆論淮南王書禹身執纁垂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分九路太史公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彼皆最初之說目驗之論豈故不足信若據過九江謂凡言過皆他水道漾曰過三澨三澨卽漢水所爲也而可謂之過何獨至九江而疑之九江旣江水漢又不名江他水又不得冒爲江則南江本江所分非別有一水殆可循名而定且東迤之爲南江固無可議者執事所好者經之文也請更以其文決之經曰至於東陵東迤考之爾雅漢志山海經所謂東陵者固當西起彭蠡而東極於

太湖以東蓋南江首尾略盡之矣而執事必令質實言之曰東
爲南江以與東爲中江者爲儼然猶未及其所入之委也則又
當分綴以入於海之文繁委復重而不厭否則以爲孤懸隱射
之語執事以爲古人之文固必如是乎凡禹貢所云東北者皆
東行而迤北者也云北東者北行而迤東者也然未嘗曰迤東
迤北不惟禹貢他經及史記漢書亦未見也惟歸熙甫作李實
行狀載其疏語稱永寧迤東迤西而國家設官有所謂迤東道
迤西道者此乃後世常語古人豈有此哉禹貢東迤爲句自漢
以來未之有改馬季長訓迤爲靡今所習孔傳中多漢人舊說
而訓迤爲溢未聞有以迤北連讀者卽執事所引說文亦不得
懸定許讀爲迤北也獨魏默深肆其疏野之見妄改舊讀以迤
北說之此宜淵懿君子所不道執事虛志而讀之此經之讀以

至於東陵東迤者爲勝乎以東迤北爲句者勝乎康成固不知
文何至自漢以來無一人知文知文者乃獨一魏默深也凡此
諸說皆顯與本經不合其尤無解於師心背古者則謂南江浙
江之不通江也且執事固以漢爲北江矣北江通江南江何爲
不可通江而必謂江不通浙者爲夫江一通浙則景純之浙江
固卽班志之南江班鄭之說無可易石城分江水無可疑而吳
縣之南江爲分江水自石城至餘姚之道無可置辨也故說文
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之說執事旣嘗以爲合於班鄭水經
而取之矣今則援王鳳喈之妄改者以離畔之景純江賦所云
灌三江而澎湃者執事旣嘗引用之矣今則以其同於班氏而
割棄之說文之言浙江六朝以前無異說僕前引酈元說作者
述志皆言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酈氏所見方志多矣惜其

書今並亡佚耳使其皆在鳳階能一一盡取竄改之以成其曲說乎執事之以浙江爲南江所據者景純也江賦與所爲水經注一人之作所說者三江一事也此復何能左右而去取之哉尋執事諸說惟以考論地勢山脈者爲最近理要必眞如所云萬山複沓綿互絕無平迤中斷之所開鑿無所施而謂大江不能經行於其閒然後可也使不徑萬山之中不行複沓綿互之所尙有中斷之處無事開鑿之勞則執事立說雖辨其如施之非其實何凡酈注南江所經大抵今池窻太廣之境而窻太廣之水至今通流獨池州無水以通窻國要亦非高山大阜盤互數百里不中斷之地也執事乃以徽窻池之萬山叢簇者當之自昔言南江者何嘗南涉徽州哉經曰東迤班志但言石城東至餘姚耳執事何由知爲直東指吳哉既直東指吳矣豈又能

出徽州而南繞哉且執事考求故蹟而徵之行旅商賈尤非得
理者也行旅商賈不出水陸二道水行固皆今水矣其陸行則
各指今所置郡縣城邑以爲都會城邑遷改道隨而變豈能沿
涉山川脈絡推求昔之舊瀆哉凡此諸說皆揆之事理而甚不
合者也論事旣失其實讀經又失其辭則固不如墨守班鄭之
爲安矣班鄭之說執事固明知其合也顧乃強索疵類謂吳特
南江中途一縣距餘姚數百里班不應於吳言入海自昔紀水
道者未聞若是是又班志常例錢漑亭輩殆不足知此河至章
武入海魏郡之鄴去章武逾千里而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信
都去海亦數百里而云故章河故虜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
水亦入海此皆中途一縣執事曷爲未聞乎中江自瀉湖東出
執事譏僕何從得此水道僕此道固與執事所稱分江水經徽

州及石城直東指吳者不同班志南江在吳南則中江不在吳南甚明其會瀾湖至陽羨入海既在吳北非自瀾湖東直吳松口當復由何道哉吳南之松江酈注明以爲南江之枝津執事乃謂自昔說班志者皆言吳松爲中江抑何不深考如此禹廐二河毘陵江都之江皆因尊論類及之不足深辨南江經固言之溧川則未之及何論鉅細湔氏道毘陵所紀但問一水二水豈與執事論揚州且江都獨非揚州乎河於河關館陶再言章武入海江獨不可再言江都乎凡此諸說皆於班志未嘗究明者也鄭氏三江說惟疏所引爲真執事乃徵及初學記初學記說與疏所引鄭說絕異明非一人語其稱鄭立孔安國注尤猥并余考之必徐邈所爲尙書音中說也隋志尙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立李軌徐邈等撰與初學記稱鄭孔者正同當徐堅時鄭

注尙書未亡無緣僞託惟尙書音雜揉數人之說故淆亂如此
近世陋儒識不足以定取舍乃兼采疏及初學記妄合爲一執
事奈何從而信之殆亦魏默深與有責爾此又執事之未究明
鄭說者也夫不究明其人之說而好爲異論近世諸儒大率如
此而全謝山王鳳喈魏默深其尤也不謂執事高識俯視二漢
而所陰據者乃祇謝山鳳喈默深諸人夫謝山鳳喈默深諸人
之說何足以抗班鄭哉汝綸所見如此儻有異議不憚再質

詩樂論

古者學樂而後誦詩樂以詩爲本詩以樂爲用詩與樂相爲表
裏者也三百篇詩皆播於樂故皆領在樂官者皆可歌季札觀
樂徧歌風雅頌漢初瞽史例能歌三百篇是也而不皆入樂之
用其入樂之用者燕饗祀之樂章耳蓋凡詩雖皆播於樂而燕

饗祀之樂章獨爲雅音雅者常也正也燕饗祀常用之正樂故
謂之雅非是不名古樂不可復考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史
記云孔子弦歌三百五篇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朱子皆深
不然其說蓋止於中聲者雅樂耳餘詩則貞淫美惡各從其類
安得一以中聲律之且如雅頌之詩自是雅頌之音鄭衛之詩
自是鄭衛之音又安能歌鄭以合雅乎說者又謂詩與聲有辨
聲淫非詩淫詩則三百篇皆雅音也不知詩者樂之章而聲則
歌其詩而被於樂之名也惟其詩淫故被之於樂而聲亦淫記
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詩大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由此觀之聲非卽詩之聲乎未子謂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
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聲與詩之辨如是而已若必別聲於
詩則所謂聲者何聲也然則鄭聲之放特謂不以其詩被之於

樂耳放其聲者聖人惡亂雅樂之意存其詩者太師陳詩觀風之舊也而謂三百篇皆中聲皆雅音誤矣至大戴禮投壺雅歌及杜夔雅樂四曲皆有白駒伐檀二詩不用於燕饗祀而亦謂之雅白駒猶小雅篇伐檀則變風矣蓋不用於燕饗祀而用於投壺之禮是亦入樂之用者所謂止於中聲合於雅音者或是類歟然不可考矣

三易異同辨

連山也歸藏也周易也其書同耶異耶曰其名則皆易也其序則皆自乾至未濟也其用則皆九六也同也至其所繫之詞則孔穎達所云聖人因時制宜不相沿襲者此其所以異者也三易之名見於周官當時夏殷之易與周易並用至孔子表章周易其後二易漸廢及遭秦火惟周易以下筮得存而連山歸藏

以不用而書亡矣桓譚新論云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者此僞託者也漢以後儒者並未見連山歸藏之書各以意說於是有謂夏商未有易名連山以山上山下爲名歸藏以萬物歸藏爲名者有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而三易之道通於三統者有謂周易以變者爲占而用九用六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而用七用八者諸說紛紛莫有疑議余嘗推求其義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自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卦以教人卜筮而前民用於是乎有易當其卦畫旣成必爲之名以命之則所謂易者是也又必有其先後次序一成而不可變者則自乾至未濟者是也有其名矣有其序矣而其所以教人卜筮者又必有其入用之法一定之例焉則所謂用九用六者是也此伏羲作易之本也連山歸藏周易雖三代異世數聖異書要

皆本於伏羲而爲之者而謂各取其書而反覆顛倒之更改其義例而數易其本名有是理乎夫連山歸藏惟其皆名易也故周禮著之以爲三易而周易之書題周以別餘代使夏商以前未有易名則言易已別餘代矣何必更題代名而周禮又安能概以易之名加之連山歸藏而謂爲三易耶陳大昌以季札觀樂十五國之歌不言風遂謂詩無風名今以連山歸藏不言易遂謂無易名何以異於是若謂連山取兼山艮之義歸藏取坤以藏之之義則一書之名止取書首之義充其說則周易可因乾爲名而春秋可以春王名書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況所謂兼山艮與坤以藏之云云又皆孔子十翼之說豈夏商之書並取義於周易之傳耶至所謂山氣連連不絕與歸根藏用等說又皆穿鑿鄙陋不待辨而審其誣者矣古書名義今不可考姚

信以連山爲神農歸藏爲黃帝考世譜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
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漢書古今人表亦著列山歸藏按他
書止載堯舜繫辭傳庖羲而下特著神農黃帝明二帝之有造
於易黃帝本紀迎日推策策卽著策而神農重卦至今猶傳雖
其說非是其必於易有述者是則連山歸藏先儒以爲神農黃
帝之書而夏商用之說蓋近是其謂之連山易歸藏易者亦猶
周易之著代也云爾豈如後儒之傳會鑿說云云者哉至若六
十四卦重於伏羲則六十四卦之序亦必定於伏羲使非伏羲
定其序則當重卦之後六十四卦果何如位置卦之次序旣伏
羲所定後之聖人雖各有所述其於伏羲已定之序必無有所
異同況其起於乾止於未濟者乃法象自然之妙其義蘊之深
又如序卦所云則當伏羲之時已爲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哉今謂連山首艮是少陽先於老陽而子加於父也歸藏首坤是陰先於陽而地尊於天也其於法象義蘊不已慎乎爲此說者殆以戴記吾得坤乾之一言爲歸藏之明證歸藏首坤既有明證則連山首艮又可例推不知周禮之言三易明謂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未嘗以爲有異也今舍周禮之明文而徵戴祀之說固已不足深據又況戴記並未嘗以坤乾爲歸藏鄭康成注禮第謂坤乾爲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云爾亦未嘗卽以坤乾當歸藏也又案干寶云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榮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干寶所謂歸藏已屬僞書然亦未嘗以爲首坤也戴記無是說注戴記者亦無是說卽僞本歸藏亦並無是說而梁元帝孔穎達賈公彥等乃始援戴記之坤乾以證歸藏之首坤豈足信耶又況連山首艮於書並無徵據者耶

至謂三易通於三統則天統地統猶可言也人統何以獨取艮之少男八卦之配十二時廿四位術數家之說耳聖人所不言也卽乾坤艮之合於子丑寅猶非本義況其不盡合耶且著書立教隨在皆寓其改正朔易服色之意何淺之乎爲聖人也然則首艮首坤其說誣矣易之爲書也以變爲名也其用之卜筮也以變爲用不變不用也陽爻用九不用七陰爻用六不用八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故用九六少陽少陰皆不變故不用七八今謂連山歸藏用七八是周易變而連山歸藏不變也何以謂之易且以不變爲占則一卦止一卦之用一爻止一爻之用極其所終不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已耳何以悉備廣大又何以引伸觸類而畢天下之能事哉且夫用九用六者其法則伏羲之法其例則伏羲之例也使謂連山歸藏始用七

八而周易始用九六是易之用至周始定夏商以前俱爲未備
推而上之當伏羲之時其用何如耶抑豈卦畫已具而無用耶
不然則其法與例皆伏羲之本固不待文王而始定其用矣連
山歸藏固不能易其已定者而爲之用矣考之於書左氏春秋
傳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國語晉成公
之筮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之出焉等說今易並無其文此
固二易占辭也既曰乾之否非用變而何此亦可以辨用七用
八之非是矣而或以爲穆姜之筮遇艮之八此連山之易也可
爲連山用八之證不知穆姜之筮占周易之彖辭彼固用周易
而非用連山易者且其下云是謂艮之隨連山既用八而不變
何以復之隨耶此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楯者矣夫春秋傳所
引占辭其見於周易者其以周易占者也其不見於周易者則

其占之連山歸藏者也豈其占用二易而所占之辭復用周易乎先儒謂艮之八者謂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陰不變故謂艮之八晉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內卦兩少陰外卦一少陰故云皆八蓋變爻既多因主不變之爻爲言耳此豈可爲二易用七八之證耶凡此數說其穿鑿傳會顯然可見而漢唐以來儒者承譌襲謬未嘗置議皆習而弗察之過也此余所爲辨駁其誤而獨以爲三易之所同者也至其卦辭爻辭則周易乃文王周公之所繫連山歸藏有不如是者傳記所載可考而知也朱子贊易云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勿彰此又未必然者也二易之所以異於周易亦異之於其繇辭耳然無繇辭則是伏羲之易矣何所辨其爲連山又何所辨其爲歸藏耶且民用勿彰周禮之掌於太卜筮人者果何所爲也余有以知

其必有繇辭而其辭之必異於周易者也夫惟其名其序其用皆無所異故皆謂之易惟其繇辭有所不同故謂三易其名其序其用者伏羲作易之本也繇辭者後聖之所各製者也此三易之異同也

讀漢書古今人表

漢書非綜核古今之書斷代爲史者也其表古今人何也班固著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妹曹大家續成之諸表皆大家所修者豈其非一人之手故然歟不然漢書斷代爲史非綜核古今之書也古今人何以表也太史公作史記起五帝至天漢止其書載古今人略備而獨不爲立表使三古以來其人非有赫赫事業可傳於後者其姓名皆不概見漢書則博極羣書一一記其大略而第其高下如此然則史記當詳而不詳漢書不必詳而

詳之又何也先是班彪著是書起於天漢以後前此皆不具論
爲其爲史記所已著者也蓋其著書之意非欲以備一代之史
第欲爲一家言以續史遷之後及彪卒固嗣其業有告固私修
國史者坐逮固下獄固上書自辨乃免然則彪固之始爲漢書
非斷代爲之也將以續史記也後詔固就蘭臺卒父業乃始論
列天漢以前起於高帝以成一代之史名曰漢書然其已見於
史記者多仍舊文無所改易則其志仍以續史記也大家深明
此意於諸表之末綴以古今一表蓋謂史記之書旣載古今人
卽當爲立表而不表是史記之闕也漢書本爲續史記之書則
於史記所未備者要不可不爲之續此表所以補史記之闕也
且以見斷代爲史非著書之本意其本意則將以續史記耳然
則古今人表其猶彪固之志也歟不然則漢書本一代之史非

綜核古今之書而攬以此表如贅疣然豈史家之體裁所宜然
歟後世具三長修史書者類不爲而謂大家爲之歟

籌洋芻議序

竊紹台道薛使君示余所爲籌洋芻議其卒篇曰變法余讀之
爲廣其說曰法不可盡變凡國必有以立吾儒也彼外國者工
若商也儒雖貧不可使爲工商爲之而工商不可成而儒已前
敗失其所以立矣使彼之爲法者而生乎吾之國其所爲作也
故且異乎是吾獨奈何而盡從之然則將一守吾故而不變乎
是又不然吾之法聖法也其本自堯舜禹湯文武由堯舜禹湯
文武而秦漢而唐而宋而明而逮乎今每變而益敝而彼乃始
開而之乎完以吾之敝當彼之完其必不敵者勢也是烏可不
變夫法不可盡變又不可一守吾故而不變則莫若權乎可變

不可變之間因其宜而施之今權乎可變不可變之間以施之者餘廿年矣然而一如其未變何也日室之敝也必改爲爲之必於工師疾之劇也必更治治之必於醫棟楹之材陶冶削之不能成一椽萬金之藥巫覲劑之不能成一方取彼之法役吾之人吾之人不習彼之法欲其才之赴其事也是責跛牂以千里望狼暉於嬰兒也必不幾矣今諸國之在天下略如昔之七國國大小異耳七國之時以客卿爲謀主者不可勝紀而秦自商君迄李斯累世國相大抵諸侯之客爲之今外國之士負其能思効於異國者亦不可勝紀在所欲用耳賢者不獨居一國吾貪其賢彼不爲吾試殆未有也昔者聖祖之定律也得西士南懷仁湯若望之徒而任之也使不得西士徒用中國之厯官雖日考徐李之新法采職方外紀之遺論能精西厯天算之術

不也然則爲今之計欲用西法而釋習是法之西士得乎難者
曰今非不用西士也如絕不效何曰吾所謂用西士者非謂凡
西士而盡可用也執塗之人而用之西之塗人視吾之塗人也
奚以異曰吾所用其賢也賢其所賢則賢西之賢視賢吾之賢
也又奚以異語曰惟賢知賢薛使君吾之賢也今柄用於時而
銳意變法殆必有以知之者因題其書之首俟他日爲之徵

尺牘

與柯鳳蓀

去歲承是正拙著尙書故四冊當時恩恩一閱深服辨證精審
近日覆校一過凡鄙說之是者經執事爲之廣引古義以證成
之其穿鑿失實則旁考博徵以誦救之皆他家所遺漏失檢以
此見執事見聞該洽而能折衷至是眞學有經法非依傍人門

者比也僕於經學殊疏往因尙書無善本近時江王孫段亦未盡愜人意遂發憤爲此初意但欲與江孫爭名故襲用其體例異日風氣變遷此等固亦不貴要在訓詁精鑿或亦後之治經者所不廢但恨執事未盡抉摘謬誤耳頃已將尊說添注冊中亦仍有鄙心未安者於吾鳳蓀而不互質是非更當於何取正謹條列所疑於後以當面論曰若稽古尊引伯喈東巡頌已補入拙說中至謂魯靈光賦六字爲句則似未然王賦實亦四字句也嚚訟馬作嚚庸亦讀庸爲訟孫淵如謂馬讀嚚一字爲句庸可乎三字爲句此未明古人造句法執事同之蓋未審也尊意依鄭孔以四岳爲四人用師錫爲證蒙謂僉曰鯨哉史公釋爲羣臣四岳此師錫亦當同彼故史稱眾皆言于堯若使四岳爲四人則洪水之咨其對自是岳言何爲橫加羣臣二字彼僉

爲兼羣臣知此師亦兼羣臣非謂四岳同言明矣國語載太子
晉說以四岳爲共之從孫又云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史記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此皆四
岳爲一人之確證執事謂非古義過矣鄭孔分爲四人於後廿
二人說皆不能通各以意去取而終不當於人心何若從國語
史記之爲善乎王氏父子謂以孝蒸蒸爲句克諧上屬爲句蒙
初亦信之後疑克諧不應上屬蔡氏九疑山碑克諧頑傲以孝
蒸蒸彼隳括經義以就韻文不可據爲經讀又得史酷吏傳云
吏治蒸蒸不至於姦於是定依舊讀蒸蒸又三字爲句克諧四
字爲句蓋必如此而後文從字順執事據蔡文而依王讀似未
安也乃底可績孫據宋本北堂書鈔滅言字雖是孤證要其合
于史文謀事至而言可績蒙深有取焉若經本如今書有言字

則史詰爲失經義矣尊論謂乾嘉人好據誤本改正本又喜詭稱宋本蓋誠有之至此文則非其比孫所據書鈔今廣東已付刻以其合於玉海所引中興書目卷數故定爲宋本其書高郵王氏臨海洪氏烏程嚴氏皆嘗校勘似難作僞此條則嚴氏據史文證之如孫欲作僞以入所著尙書疏嚴未必相爲容隱也孔傳本有言字虞在唐初或據鄭本未可知也既有合於史文何反疑爲妄乎如五器卒乃復鄙謂五玉不專爲器又爲幣爲器禮終還之爲幣則不還執事引周禮駿正謂小行人之稱六幣因用幣帛配玉蒙意未安圭以馬璋以皮豈皆幣帛乎先鄭釋太宰幣貢爲繡帛後鄭改云玉馬皮帛此玉爲幣之明證也且小行人以六幣對六瑞爲文豈得舍玉而言其所配尊論器幣並陳乃享禮非朝禮受幣還器與周之朝禮享禮均不合吾

意此自虞禮似不必引唐律以斷漢獄也凡云幣者其本訓爲幣帛其引申則財用之通名故平準書稱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又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是幣固不得專以幣帛爲言又朝享不可分爲二禮朝必有享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璧帛卽幣覲禮卽朝禮故覲禮以巡守終焉虞之巡守固明言覲四岳羣牧矣受幣還器周之朝享亦略同虞也白虎通還珪留璧所云珪者通五瑞言之不專謂二王之後執事謂享用圭璋乃二王之後非常禮亦似過拘豈白虎所云還珪止還二王之後諸侯皆不還乎必不然矣格於禘祖尊論以親疏爲次究爲名稱不順經典罕見史記誰能馴子上下草木鳥獸尊論謂馴順通是也但馴兼二義上言誰能馴子工此以順爲義也此言馴子上下草木鳥獸秦紀調馴鳥獸卽本此經是馴又爲調馴矣孔王尊

論以史記九江甚中訓孔爲甚故此不再見是也但老子注孔
有大訓則大佞較甚佞其訓爲捷氏道嶓冢尊論據水經注稱
班固地理志言漢二源東出氏道西出西縣之嶓冢定班志氏
道下無嶓冢字蒙謂水經之文不足見班志氏道之無嶓冢况
水經明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何以必漢志之不同水
經乎近人於唐宋諸賢所引書有異文者皆不信而以爲誤豈
古人讀書盡如此疎陋蒙謂近儒好詆前人自是一失卽如蔡
傳此條云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氏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
縣蔡傳所引明確如此何得尙謂其誤乎孔疏地志無大別在
安豐者尊論鄭云廬江安豐據東漢郡國言之孔檢班志廬江
無大別不復詳考孔乃唐初通儒若如尊論是直兒童之不如
矣就令如此亦止可言廬江無安豐不得言地志無大別也孔

文引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若班志有明文杜何以不知何處又不引地志而云或曰豈杜亦如孔不能細檢漢志乎元凱地學最精尙不知其所在其爲漢志無文明甚續志蓋採鄭說以補前志不得謂盡本班志也史記所載湯誓自是古文簡脫尊論依史立說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與上非敢稱亂文勢銜接今接予維聞汝眾言於有夏多罪之下殊失文理後又云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又與不敢不正句不相承至舍我嗇事而割正下復接汝其曰夏罪其奈何反覆凌躐古人決無此文理尊解割正依舊傳云專行割剝害民之政亦甚迂曲執事謂使壁經顛倒訛衍當時今文盛行史公何難據以改正此亦未然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劉子駿固言之矣今文之行則所謂博士集而讀之者蓋久而後定

史公時或尙無定本或今文家已能屬讀而史公自傳古文存其真本如春秋郭公夏五之類不得以此爲疑要之史載湯誓不如今尙書傳本之文從字順則夫人而知之不可易也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爲功臣配享甚明尊論據大傳以爲祭於采地之廟蒙謂采地不得立廟叔孫通作原廟尙見譏於史諸侯采地安得有廟且大傳亦止謂不黜采地使世守以供祀并非謂采地有廟周禮祭于大烝鄭云死則於烝先王祭之亦明謂配享先王詩長發歷敘殷先王末章敘及阿衡此尤配享之明證通典高堂隆云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有勇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據此則配食之爲古訓義久矣執事謂爲後世之禮殆未然也乃訓于王尊論祖已述武丁以誠祖庚王謂祖庚據書彤日雒雉武丁時事祖已訓王卽因雒

雉進訓不得謂述武丁誠祖庚史謂此篇書祖庚時作不謂祖
已誠王亦祖庚時事也無豐於昵尊論盤庚尊親廟亦似牽於
舊說尊親廟不爲失史但言修政事曰修德曰以祥爲德并無
親廟之說後人何從知之大傳亦言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是
今文亦無尊親廟之說盤庚以弟繼兄乃殷家世及常事非後
世旁支入繼無私親廟載籍亦無盤庚尊親廟之事直經生望
文爲說耳今爾無指告予尊論無爲語詞則指告乃成後世俚
言恐非是謂史記故字爲致之壞字亦涉改字之弊此文本明
似無煩立異以容將食解者多迂繆故鄙說以乏祀事爲言尊
論容爲小屏之乏非匱乏義蒙意本義爲反正之乏引申爲匱
乏之乏似亦可也不然則此經難讀直當闕疑我舊云刻子尊
論據墨子有賊誅孩子之文謂馬本作孩子爲是蒙謂此經無

賊誅孩子之意馬訓侵刻不作孩作孩者論衡其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云云義既淺鄙迂曲又誤以此經爲微子之言何足據乎好風好雨尊讀好爲畜訓畜爲從最得經指於下月之從星正相符合但此乃中國古說今西法行風雨於星月固無與也公乃自以爲功執事取洪說借功爲攻攻爲太祝六祈之一鄭注攻說以詞責之蒙謂如洪說則自以二字爲剩語矣不如以身爲質義長予仁若考能尊論依述聞訓爲仁而巧能鄙意如述聞則仁爲自美其義爲儉初用廣雅仁有也之訓訓若爲此謂有此巧能似亦可通繼嫌其立說新巧改訓仁若爲柔順或當仍用初說乎請代定弗弔尊論不弔天爲句殆用孫說蒙謂不弔天三字不成文句孫氏不知文故爲此妄說執事不宜仍之莽誥天明

威尊論當作天用威按段依景祐本作天明威肆哉爾庶邦君
尊論舊傳亦十字爲句武億說哉同姚說而在姚先蒙謂孔不
明哉字之義武與姚同時而學不如姚甚遠應舍武引姚朕其
弟尊論引周公曰王若曰謂康誥周公洪大誥治王若曰與彼
同周公順王命以告不嫌稱弟蒙謂周公順王命當稱叔父何
能稱弟後文寡兄承文王言之若周公自稱是爲蔑棄武王故
文王之下便及己身此大不可且王若曰若不宜訓爲順若順
王命當言若王曰不當言王若曰此皆近儒用古訓不顧文義
之失執事不宜同之至洪大誥治以爲康誥之首其前言作洛
爲剩語於文無關決爲他篇錯簡昔人多是妄移獨鄙說爲大
誥末二簡錯奪在康誥篇題之下但移康誥二字於此二簡下
便還其舊又有大誥二字爲大誥篇語之證古書每篇皆有緣

起獨洛誥與大誥其敘述緣起皆在文尾此似無可疑者尊意儻不謂然尙求互質經有朕弟寡兄之文其爲武王無疑蒙解尙書專以史公爲主至此篇史公管蔡世家謂武王克殷封功臣康叔冉季皆少未得封蒙亦未之敢信周書克殷篇衛叔封傅禮史記亦言康叔封布茲康叔在克殷時並非幼則少未得封之說非其實也孟堅譏史公分散數家事或有牴牾殆此類邪三王世家載丞相青翟御史大夫湯奏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云云據此則爵命在前而祿父之難在後封衛又在祿父難後然則始爵命在克殷時決矣此漢初古義當得其實史公衛世家序云牧殷遺民叔始封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是史公亦以康誥先作而酒誥梓材在武庚

亂後所云牧殷遺民卽克殷時始封姚姬傳謂初封於康非臆說也其後封衛而命以酒誥梓材故甯武子謂爲成王周公之命祀則康國除而移於衛矣此雖與史義不合而仍有史說足據若謂成王時作康誥則朕弟寡兄之說萬不可通者也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尊論酣字句絕不成文句未敢附和不克畏死辜在商邑尊論不克畏死辜爲句拙著初亦如此讀後思商無飲酒死罪之令無死罪可言王啟監尊校論衡作王開賢蒙謂賢顯然誤字可不引予乃脣保尊論蔡訓保爲太保不辭蒙謂旣可稱保奭卽可單稱保尊讀脣保大句絕云繼前王保大之功蒙疑增字太多我二人共貞馬訓最善尊論二人共占之得吉蒙疑增字太多最後尊說貞問也二人共問此訓簡直但在卜休恆吉之後不必更言偵問弗克庸帝尊釋庸用也蒙謂

此常詁因上文降格爲譴告故從小雅償訓以西鄰責言不可償爲證大淫屑有辭尊據大傳后夫人侍君之禮爲淫屑之反證蒙依江讀大淫爲句讀大爲泰訓淫爲侈此經似無淫色之義襄我二人尊引墨子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蒙謂墨子脫誤難讀崇亂尊論釋文作重亂崇乃衛包所改蒙謂釋文自釋孔傳非經文不蠲烝尊論馬烝升也義長享烝皆以下進上之義蒙謂馬訓蠲爲明明升不知何義不敢從其在受德敬尊讀敬字下屬謂爾雅代爲詞之代猶發語詞以書敬不畏死及此經爲證最爲有據已見尊著爾雅義疏蒙謂語詞爲代舊訓更代似可兩存此成湯陟桀德受德敬皆相對爲文鄙說亦可與公兩存上宗奉同瑄尊論虞意尙書本作同誤作冒傳本遂二字並收鄭不覺定反訓瑄爲杯非謂經無瑄字也蒙謂

虞言古曰似同從誤作同不云同誤作冒虞說不見二字並收
之意蒙據虞翻說鄭本無瑄孔疏引鄭注一手受同一手受瑄
殆非鄭說疑是王肅說傳寫誤爲鄭尊議孔疏先引鄭注後釋
鄭義畢乃云王肅亦以咤爲奠爵則上義非王注明矣蒙謂孔
疏說咤爲奠爵之義距上鄭說已遠與同瑄之解無干尊論同
爲壘爲杯均無他證以文義定之確爲盛酒之器疑上宗奉同
瑄同爲衍字異同受同當作異瑄受瑄瑄卽圭瓚異瑄璋瓚也
蒙謂同爲壘說本白虎通當是古義鄭易新說爲酒杯恐未可
據爵乃筐實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今天子宰相入廟行禮各拳
拳於一杯非所聞也且不名爲爵而名爲同果何據邪鄙說乃
受同瑄瑄衍字尊論同衍字彼此各一是非至謂瑄爲瓚雖有
鄭仲師說可據仍與酒杯異名同實不如受壘爲傳重器與顧

命辭事相稱祇復之尊論牯馬牛及勿逐馬牛誘臣妾所云馬
牛臣妾爲居人所有非軍中所有最爲卓見惟祇復爲敬復於
居民恐未然追孝於前文人尊論前文人卽顯祖蒙謂如尊說
則詞義爲復當依舊傳邦之阨陞尊論賈逵徐巡皆治古文尙
書所說皆尙書義蒙謂賈訓陞爲法度於此經無與高宗夢得
說小序蒙謂得說非說命篇中之文尊引國語曰公子張說謂
當是說命中文考國語云武丁於是作書賈唐云卽說命韋云
非也是韋已不以爲說命據鄭說傳說作書亦非武丁作也以
上諸條敬以鄙意奉質願聞後命不具

附錄

先生答柯鳳蓀云拙著尙書故本指專以史記爲主史公所無
乃考辨他家以此與孫淵如多異又往往自造訓詁以成己說

經學乃天下後世公物不可以一人淺見懸定是非亦不宜稍存瞻徇阿黨以留缺憾執事裁之尺牘

又答何豹臣云尊論尙書古訓舍史記無由考惜近代經師不能通太史公書此最卓識僕說易以太玄爲主說書以史記爲主向來私指與大教略同此可仰攀以自慰也同上

侯官嚴幼陵博學能古文精通外國語言文字所譯西書自譯書以來蓋未有能及之者而必就質於先生先生每爲審正輒退而服曰非所及也賀濤撰行狀

摯甫弟子

賀先生濤

賀濤字松坡武強人光緒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目疾去官先生幼穎異善悟嘗爲反離騷摯甫爲深州一見奇之登諸門

牆及武昌張廉卿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復引而通之廉卿先生
守兩家師說益以研稽文藝爲事主講冀州信都書院十八年
妙於說書善爲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閒以譬況俾古人
之聲音笑貌凌厲紙上汲引學者心目又愛西儒學說說理宏
深病吾譯者蹇於辭不能達其誼思整齊要刪成一家言保定
立文學館延先生任其事盡除去學堂科目高縣其格厚與之
餼人無定額業有專攻凡所招致皆一時知名之士嘗曰吾生
平無過人之才唯不敢學於無用或思越所學擾精神而廢時
日蓋其爲學唯專乃精視世事漠無足介其意者著有文集四

卷卒年六十有四

參趙衡
撰行狀

文集

書所鈔儀禮後

春秋旁事設辭而文之屬乎辭者卽事而異遂以得事情而盡其變辭如事是非如辭歉焉則不達侈焉則辭枝而事晦偏焉私焉則失平韓退之文本諸經而於春秋則取其謹嚴太史公謂孔子制義法以次春秋謹嚴其義法也其稱儀禮以爲考於今無所用之而獨取其奇辭奧旨殆亦慕乎其文耳吾嘗以謂諸經皆綴輯而成獨禮與春秋成於一聖人之手尤學者所宜究心春秋者聖人治事之書也儀禮者聖人盡性之書也春秋時公卿大夫習於儀矣孔子處朝廟鄉黨亦祇如經所言而論語詳志之若志所獨者其儀夫人習而能之而情隨事變發乎容色不待勉強而中乎其節則非聖人能盡其性者不能也非聖人能盡其性者不能行則亦非聖人能盡其性者不能言也其書誠無所用之而讀其書而神游其時猶不覺肅然自斂其

邪侈而愛敬哀樂之心怛然動於中而不能自己焉豈非其文
之至邪旌要以題事節屬以備典標一以類餘參通旁達以盡
變貌所形而情著斷所不然而義顯稱名舉物以隸乎事而麗
乎辭相所宜命之奇而雅典而不居則於所謂義法乃益廣而
備矣治古文者以謹嚴爲之基以禮之詳博拓其規然後合眾
材以具體焉則庶幾乎一雅之作矣予鈔經史諸子以從事斯
文而先以儀禮蓋以正所鄉云

論左傳

左氏於春秋具其事而已曷嘗爲之例而釋其辭哉其例而釋
之者劉歆之爲也吾觀太史公班孟堅所論述孔子作春秋左
氏蓋身與其事後乃因孔子所據之史參之列邦紀載更爲一
書亦名春秋故太史公引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並列而未嘗

與公羊穀梁諸家同稱其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則更儕之古
之發憤著書者知其非說經者流也然其所以爲書之愜則因
春秋不以書見者弟子口授傳愜退而異言故爲之具其事以
著善惡之迹俾私見臆說不得參與其閒故亦謂之春秋傳謂
可據其事以證春秋也何必撰說經之例破文析義如後世經
師之爲哉況其所紀述或不涉於經其見於經者又或闕略不
載互備其事而不相附其各爲一書而非自託於經也益可見
矣藝文志於諸家經皆著錄於春秋乃惟錄公羊穀梁二家經
無左氏非其明證與閒嘗以爲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事實
不著說雖多而不明事實旣著時勢情僞之不同可以曲通其
意因事而爲之例必有底滯而不達者矣且左氏好惡同於孔
子所據之史又同春秋之意固自寓於所敘述之中而論而著

之矣乃復取所論著者從而爲之辭以自明其作意此淺學自喜者所爲而謂左氏爲之乎左氏旣未嘗爲例以釋經又以免時難其書晚出故無經師遞傳之法其傳之者張蒼賈誼而已非經師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漢儒之通患公羊穀梁旣以口說相承立之學官習而安之矣故見左氏之無師法不肯深求其故因其無釋經之辭也遂以爲不傳春秋此殆漢人相傳之語不但成哀時博士爲然也其後范升折難左氏亦以爲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若明明旁緣經文而例而釋之矣雖淺深純駁有可指議烏得云不祖孔子不傳春秋哉劉歆使鄭興爲條例以治左氏賈徽亦爲左氏條例二十餘篇穎容又爲條例五萬餘言章句訓詁無藉條例條例爲治經設也當時公羊穀梁盛行其大師講授初無條例以二家本有

條例也治左氏者絕少而治之者必爲之條例以左氏本無條例也漢置博士初立公羊春秋施孟易歐陽尙書其後復立穀梁梁邱京大小夏侯漢儒雖黨同妬道諸家異說未嘗不并行也獨至左氏成帝時爭之哀帝時爭之王莽時暫立矣光武時復大爭之依違數世卒不得立夫非穀梁梁邱京大小夏侯之比哉而顧排折之若是豈非以其自爲一書不與經文相比而爲儒者所藉口哉班氏又謂左氏傳學者初傳訓詁而已至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此可見傳不解經其解之者劉歆所爲也傳詳言隱公所由立後復言其將授桓歆以爲此經不書卽位之故也因解之曰攝也經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邾子知儀父之爲君曰克知儀父之爲字曰公欲求好知經之所以貴之所謂引傳文以解經也其曰未王命故不書爵

及知稱字之爲貴則互參曲證而以義斷之所謂轉相發明也
段之不弟如二君鄭莊之失教皆傳意也歆以爲此經之所以
稱段稱克稱鄭伯也此引傳文以解經也其曰謂之鄭志不言
出奔難之者則傳外之意引而申之亦所謂轉相發明也賈徽
旣從歆受左氏子遠傳其業爲左氏解詁并釋歆所爲者服虔
因之亦并歆所爲於傳內東漢時人猶知之故其時訟爭左氏
祇言所紀之事未嘗及其說經而班氏亦得分析言之如此自
賈服之說行歆所爲者不可復別而左氏遂爲說經之書矣方
望溪以爲周官怪迂之事皆劉歆承王莽意羸入之其說旣允
矣於左氏有所附益又何足怪乎然其妄爲傳會非傳意亦非
經意者十二其自相牴牾亦十一

所論左氏謂凡例爲劉歆所爲先生意不謂然而亦以爲後人所託但不知在歆前後令得違復聞命慚悚深悔所言無據反復思之乃仍欲守其前說而妄有所陳謂爲之者在歆以前附於傳耶歆時博士不得斥左氏不傳春秋范升亦不得云不祖孔子不附於傳而別行邪而治左氏者已解經矣班氏何得云解經始於劉歆且歆後治左氏者多宗歆必不肯取他說入傳其附之傳當在何時如謂雖有其書當時儒者或未之見歆猶未見賈逵承歆學安得以附於傳而釋之歆前之無其說也決矣若以爲在歆後則與賈服同時更不得爲之解詁此尤可決其不然故疑其爲歆之爲之而賈逵入之傳耳歆創通大義所爲說固多賈人之傳者特治經凡例餘說固別行也杜氏所見殆指別行者言或賈服所稱述杜治左氏首重凡例故曰傳之

義例總歸諸凡蓋未悟其出自後人後人假託古書而人不悟者甚多通人偶蔽不足爲病今謂劉歆爲之杜必疑而致辨不辨不得爲左氏忠臣同是後人所爲也何出自劉歆則當辨而出自他人遂不必辨邪先生之意蓋以劉歆通儒不當妄爲傳會漢儒多傳會洪範五行劉氏父子治之尤深先生亦嘗譏之而終以歆爲通儒傳會洪範不足爲通儒累傳會左氏將爲通儒累乎况附其說於傳乃賈逵所爲歆特因傳所紀事撰治經條例耳固未嘗增竄左氏之文也此亦與假託古書者不同若以其說時或穿鑿淺陋劉歆當不至是古書往往純駁互見公羊穀梁出七十子後口說相承其穿鑿淺陋者多矣而終不失爲一家之學此尤不足爲歆病濶學術譎陋經義尤疏此皆臆說未有確據然私以爲左氏自有凡例則已必謂出於後人則

惟謂劉歆爲之賈逵以入於傳爲近理否則鄭興賈徽所爲興
徽條例亦歆使爲之論中所謂淺學自喜乃謂左氏與春秋同
旨解經乃自解也故近於淺學自喜蓋決左氏之未嘗解經非
謂凡解經者皆淺學自喜也羊斟之事如先生說爲後人羸入
無疑古書同記一事而相歧者甚多三傳於春秋史記於左國
漢書於史記往往因一字之訛遂以相遠無由斷其是非從其
近理者而已左氏旣自爲一書其綜一事之本末不盡依經之
次第或後經以追敘前事或先經以終之後人強與經附遂多
割裂先生所疑僖五年事卽其類也而濤之私見則微與先生
不同經書殺申生在僖五年春而傳在四年十二月此必左氏
別有見聞并存記異亦如史記紀傳時有不同也尋繹傳文申
生之死重耳之奔乃一時事辭義續而不斷後人見經傳不同

時疑經從告故於五年春增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之語以此語之懸而無薄遂割伐蒲事以隸此語之後文義已不相屬而傳所載視朔事在正月朔又不可居後於是申生之死重耳之奔遂爲所斷而分爲兩時事矣先生謂後人屢入視朔事離絕晉事濤疑視朔事爲左氏本文其離絕晉事者後人遷就經傳之年月而爲之也此與羊斟之說固皆後人增竄然與說經無涉自非劉歆所爲先生鈔左傳不盡依近世通行本次第想多更正恨不一讀之也山東鄭東甫刑部臬合三傳以治春秋用二傳之例而不用其說用左傳之事而不用其例以爲春秋乃決讞之辭二傳如律令左氏其供狀也深信左氏而不用其例亦可謂有特識矣方望溪謂劉歆增竄周官其說固不足據然亦不敢決其必無是事莽干天位猶勉附之莽改

聖經顧敢違之乎公孫祿言莽做政謂國師顛倒五經毀師法
與孫陽造井田魯匡設六筦並稱皆實指其事則歆於諸經必
有承莽意爲之竄亂者有所劫而爲不足累其文學惜死在莽
前未及更正後遂有沿用而不可復辨者耳撰左氏凡例自與
此有別論中援以爲證不類當刪之濤性愚妄又屢誘之使言
徑展私臆無所依違伏望容其不遜而指示其謬

馬先生其昶

馬其昶字通白桐城人官學部主事家世文學濡染鄉先輩流
風少以文名又問業於摯甫及武昌張濂亭裕釗恪守桐城家
法晚益肆力諸經著有周易費氏學尙書 詩毛氏學三經

誼古老子故桐城耆舊傳抱潤軒文集與修清史同志姚永樸
永概兄弟並爲桐城後勁已附見惜抱家學後先生所造爲尤

深云

參陳三立王樹
枏撰文集序

重定周易費氏學序

余主講潛川書院三年成易費氏學八卷繕寫定值上丁釋奠
謹焚薦橐本不敢瀆先聖爲冊祝以通於先師朱子之前冀牖
其明俾得是正繆失後館合肥李生國松輯入集虛草堂叢書
遂刻行今又十餘年雖老矣異時不知後此所得當何如今幸
猶及肄業芟夷裒益視前有加自度此生殆無能更進因卽以
此爲定本容有問者曰費氏亡章句徒以彖象文言繫辭十篇
解說上下經今無存者而子以費學名篇何也曰費氏書不傳
其家法自在也晁公武謂東京荀劉馬鄭皆傳費學近儒陳氏
澧遂謂凡據十篇解經皆得費氏家法者也說易者當以此爲
斷然則荀劉馬鄭之言不旣允乎日知及之而不能純則有待

於擇然則十篇備矣曷贅乎爾曰聖言簡而義蘊闕大自非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通之一人思力有所濼則必聚天下
古今才知之士羣盡其才知不務師古若乃循誦孳習無歧說
矣又讐於大儒名高盜倍聖言勿敢越軼舊訓補苴掇拾益以
猥陋經義所以猶有未明無慮皆以此也然則學易當奈何夫
易有聖人之道四象辭變占是也象莫大於陰陽天地雷風水
火山澤乃至近取遠取皆象也而人事爲多人事則禮制尙焉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合禮則吉違禮則凶悔吝隨之故曰禮
原大易周公致太平之書曰周官禮說者又謂周公繫易爻非
也彖辭爻辭皆文王製文王繫易虛言其象周公思兼三王於
是創制立法悉本於易耳父作之子述之所以爲成文武之德
也韓宣子適魯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其知此也

豈必簡冊未竟賡續成書乃爲傳業者哉易家言禮唯鄭氏惜其注佚李鼎祚自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然其取舍失當未窺制禮之原其他瑣屑以求象者乃益等諸兒戲此易之一蔽也象不明則辭晦凡注易者皆釋其辭然而有得有失其得焉者必其象之已明者也反是則否天下事變之無窮也雖聖人不能靡所據以言理則卽象以顯之大學之教曰致知在格物物卽象也自輔嗣有忘象之論世之求象而不得者遂欲空之以爲易之象猶詩之比興耳適然取之義文孔不必同夫君子居則觀其象玩其辭使無定象卽亦何庸觀玩爲乎韓退之言易奇而法有定象之謂法而可忘乎此易之又一蔽也雖然象旣不明矣辭因以晦辭旣晦矣於何求象曰仍求之辭辭有其意吾求此一爻一象之意而不得然其大指所在可推

而知也善乎陸賈之言曰先聖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
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當漢之初七十
子之徒其遺言固猶有存者賈之言疑非賈所及吾又聞諸夫
子矣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此聖人作易之本也操其本以求其
離散四出者證之他經苦思而潛索之亦往往有得焉觀文言
釋乾坤上下繫釋十九爻皆舉大義其辭明白易知以此推較
諸家支離破析苟爲難而已就求其意於經綸世故敷宣性術
舉無所當敝心力而無當於用此易之又一蔽也易之爲言也
變易以利用左氏傳稱在乾之姤在豐之離雖不筮亦以變言
未有周人乃不知當代王者制作爲書稱引而淆其義例者後
儒於爻不言變失易之用矣好古者反之陽必變陰陰必變陽
夫陽必變陰陰必變陽與陰陽一成不變何以異蓋卦爻有時

位陰陽有老少老者變亦其可變云爾必觀時位之當否而後能擬議能擬議而後能成其變化能成其變化而後易之用章是故君子有審幾之學而說者乃各執一解此易之又一蔽也象辭也變也其蔽若此吾慎之猶懼其不免若夫占法之掌於太卜者今不可見矣漢世焦京占候災異下逮管輅郭璞之徒之前知未始非得易餘緒世俗所喜道余固未之學然又頗疑象辭變既得而占已舉其要矣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前知者如此此豈孔子閉房記所可同語者乎諸識緯書皆術士矯誣所託非君子之大道宜不可信

摯甫交游

陳先生喬樅

別見左海學案

方先生宗誠

別見惜抱學案

張先生裕釗 別見湘鄉學案

黎先生庶昌 別見巢經學案

薛先生福成 別見湘鄉學案

蕭先生穆

蕭穆字敬孚桐城人諸生少謁曾文正公於安慶文正語人曰

異日續其邑先正遺緒者必此人也其為學博綜羣籍喜談掌

故於顧亭林全謝山諸家之書尤熟客上海製造局廣方言館

得俸輒購書積至數萬卷間多善本王祭酒先謙任江蘇學政

刊續經解又續姚氏古文辭類纂每取材於先生為文長於考

證敘跋居多著有敬孚類纂十六卷光緒三十年卒年七十

參陳

衍撰傳 姚

永樸撰傳

文集

周公不作易爻說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易注解傳述人有曰宓犧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是爲十翼陸氏之說如此自唐以來儒者宗其說無異議矣以予觀之其論宓犧文王孔子所作易皆原本易之繫辭及漢代馬班諸儒之說確不可易其說周公作爻辭則予未之敢信何以明之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有曰文王拘而演周易其爲日者列傳述司馬季主語賈誼宋忠有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揚子雲曰宓犧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氏漢書藝文志序曰宓犧氏始作八卦文

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
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云云三聖韋昭曰伏羲
文王孔子三古孟康曰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又三國志管輅傳有曰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
義云云諸家皆精通易理者也其說如此皆無一及周公卽孔
子繫辭累及庖犧文王亦未嘗一及周公子固知爻辭皆爲文
王作而周公固未嘗作易也陸氏述宓犧文王孔子三聖作易
皆遠有根據惟周公作易自孔子暨漢魏諸家無一道及後之
君子從漢魏以前諸家之說而舍唐人之說可也或曰子厯引
諸家之說信矣而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聘
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又似以周易專爲周公之

書而於文王無與焉何也曰杜氏預注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云云似杜氏以易象屬之文王魯春秋屬之周公抑或統文王周公言之然韓宣子只云周公並未及文王杜氏不過以易象春秋萬非周公一人之典制故補出文王以明之愚則以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當是統周家歷代聖王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而言之而韓宣子所觀魯太史氏之書亦當不僅易象魯春秋意周禮儀禮等書必皆在其中所以有周禮盡在魯矣之歎左氏紀此不過約而言之不然則是周家積累十五王均不足道而周之所以成此王業特爲周公一人之力此萬無可通之理也吾固歷舉先儒說易知其必遠有淵源而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統周之先王先公而約言之可無疑義也

禹貢三江說

前人之論地理言人人殊不能劃一者莫過於禹貢之三江蓋由於此三江特爲震澤底定而發明皆在震澤數百里左右之近班氏地理志旣已明注之於前郭景純又復申明之於後後人推求古人著書之義參之以今世地理水道之形勢古今容有異同神而明之可也班氏地理志會稽郡吳縣之注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之注曰北江在北東入海又丹陽郡石城之注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之注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明以中江北江南江爲三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蓋景純之所謂岷江卽班志之北江所謂松江卽班志之南江所謂浙江卽班志石城之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不在三江之數而班

志之所謂中江者今故道已湮不可考耳又班志丹陽石城之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文太寥闊無當致起後人之疑不知此餘姚乃餘杭之誤賴有酈道元水經注以證之明乎班志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杭入海則所云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者確爲有據矣過郡二者卽會稽丹陽也行千二百里者石城距餘杭以漢時道里較今稍小者言之亦約略相合也惟水經云江水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此餘姚亦爲餘杭之誤賴有酈氏注引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觀此引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又歷臨平浦陽餘暨秦望等處乃至

餘姚則班志石城之注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之確爲餘杭益明矣而酈注有今江南枝分厯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則班志石城之注卽景純之所謂浙江也惟班志石城之注所云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細述此二郡千二百里之故道今但以水經酈注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江南枝分厯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可以知班志石城下之注江水入浙故道大略耳惟酈注所云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亦爲得實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此則誤會山海經之文是又當以班志丹陽郡黝注及許氏說文解字之漸字證明之班志黝注云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許氏說文解字江字下注云水出

蜀湔氏徼外嶠山入海沱下注云江別流也浙下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此皆與班志之石城注及郭氏所云三江之浙江遙遙相映明乎浙爲岷江之南江也又浙字下逾四十三水爲漸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明乎此漸水別爲一水與浙江無涉也又水經云漸水出三天子都亦與班志說文解字合而郭氏誤引山海經漸江謂之浙江之誤文往往以漸浙二江合而爲一則大謬矣但此漸江實由徽港歷建德桐廬經富陽乃會於浙江而入海班志及許氏說文解字均未敘明只云出黟南蠻中東入海故後人益疑爲漸江卽浙江耳因述三江而附論之

孟子夏諺兩節解

此諺乃夏之衰時賢人君子憫時嫉俗時君不惜民命專爲一

己之樂而作前半追想先王之時勤政愛民深被其澤所以民
咸望其王之出遊也至後半今也不然以下十句言今時之王
全與前王相反民不堪命一游一豫無非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之事所以確知爲夏諺者緊接上文亦用韻語以配之至從流
以下十句乃晏子對景公解夏諺流連荒亡四字之義與上文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此亦晏子先引前
人成語已乃徐解巡狩述職之義相同既申明流連荒亡四字
之義乃正言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此先王卽指景
公所述之先王也結之曰惟君所行也言君能無流連荒亡之
行乃可以比於先王之游觀矣自朱子以今也不然以下全屬
之晏子之言失之遠矣豈臣子對君之辭亦仿諺語用韻自言
之且自解之者耶蓋前解巡狩述職之說亦是先引前人成說

非己率爾造出也

范先生當世

范當世初名鑄字无錯號肯堂江蘇通州人歲貢生性至孝少
貧力學始游武昌受業於張廉卿又交於摯甫師友淵源學術
益懋李文忠督直隸聞其名介摯甫禮請授其子學暇恆過先
生論政事多所贊助會中日事起京朝士大夫集矢和議先生
獨違眾論以爲未可輕開外釁時論訾之憮然曰是非聽之異
日終當思吾言也坎軻自傷一寄之於詩論者謂合東坡山谷
爲一人兩弟鐘鎧先生親督教之竝成通才世號爲通州三范

著有范伯子詩集十九卷文集十卷

參金鉞撰事略
姚永概撰墓志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九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

天津徐世昌

葵園學案

同光以還詞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稱葵園無異詞其督
教勤懇士類至今猶樂道之雖晚遭奇謗願領以終而直
節垂聲遺書傳世足動高山之仰匪止湘學之光焉述葵

園學案

王先生先謙

王先謙字益吾號葵園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歷官祭酒先後典雲南浙
江鄉試分校順天會試得士稱盛充日講起居注官疏陳言路
防弊請籌東三省防務追論雲南巡撫徐之銘罪狀迭言俄事

請停罷三海工程出爲江蘇學政後劾太監李蓮英秉性好回
肆無忌憚請嚴加懲戒疏上不報乞假回籍尋請開缺在江蘇
奏設南菁書局彙刻先哲經注仿阮文達皇清經解例刊續經
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叢書八集培植南菁書院高才生成
就甚眾回籍後厯主思賢講舍嶽麓城南兩書院誘掖獎勸不
遺餘力督撫以所著書進呈晉內閣學士銜宣統二年長沙飢
民肇亂總督瑞澂疑先生所主奏劾降五級同鄉京官郵傳部
參議胡祖蔭等以冤抑呈請都察院代奏懇予昭雪又有大學
堂監督劉廷琛奏陳冤誣並劾瑞澂皆不報先生於壬子後書
札詩箋自署日遯不復書名民國六年卒年七十有六其學循
乾嘉遺軌趨重攷證著有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辨析精確
成漢書補注一百卷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水經注合箋四

十卷類薈萃羣言獨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郵王氏讀書雜志
例取諸家校本參稽考訂補正楊注凡數百事可爲蘭陵功臣
其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自爲序例精博絕倫尤加意者爲
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三十卷校刊天祿琳瑯書目前
後編三十卷又有莊子集解八卷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駢
文類纂四十四卷元史拾補十卷虛受堂詩文集三十六卷日
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五洲地理志略附圖一冊其校
刻之書有校正鹽鐵論十卷世說八卷校刻晁氏郡齋讀書志
二十卷趙氏附志二卷自謂於晁氏一家之學庶幾盡心自餘
雜著彙藏於家

參史傳 蔡園自定年譜
吳慶坻補年譜

尙書孔傳參正序

自伏生脫秦燼發壁藏以延三代聖經一綫之脈厥功甚鉅歐

陽張生傳習本經志記明白而治古文尙書學者誣之曰口授鄙之日俗儒不恤虛誕競勝過甚其辭文人相輕豈有量乎古文之陋屢矣阻於巫蠱厭於博士亡於永嘉亂於梅姚且若顯若晦於數百年閒劉向取校三家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賈逵復奉詔撰歐陽夏侯古文同異三卷此於本經爲有實益其卒增訂與否莫能明也馬鄭諸儒可云篤好然其所述不及逸篇致文誼罕通積久漸滅是所謂古文尙書者徒供僞學藏身之固發千古爭鬩之端已耳獨馬鄭二十九篇傳注於今古文同異藉資推究有助經旨有宋朱子吳草廬氏發僞孔之覆明梅氏鶩繼之國朝諸儒抉僞扶經旣美旣備惜其散而無紀尋繹爲難學者束髮受尙書垂老而不明眞僞古今之辨豈不哀哉先謙從事斯經自史漢論衡白虎通諸書迄於熹平石

經可以揮發三家經文者采獲略備兼輯馬鄭傳注旁徵諸家
義訓其有未達閒下已意今古文說炳焉著明以僞孔古文雖
經純皇帝論定然功令所布家傳僮習莫敢廢也仍用其經傳
元文附諸考證爲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以便讀者雅才好
博亦或取斯云爾

例略

漢書藝文志尙書下云經二十九卷班自注大小夏侯二家顏
注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先謙案此一篇爲一卷也伏生之

二十九篇堯典一

連慎徽五
典以下

皋陶謨二

連帝日來
禹以下

禹貢三甘誓

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毋誓十鴻

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

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無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

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柴誓二十六甫

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史記周本紀作顧命作康誥明為二篇則

二十九已足並無太誓在內隋書經籍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

又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宋王應麟說同釋文云太誓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太誓序在外皆非藝文志班自注又云歐陽經三

十二卷志又云歐陽章句二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

卷先謙案云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者堯典一全皋陶謨

二全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

微子九大誓十三篇同卷毋誓十一鴻範十二大誥十三金縢十四

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雜誥十九多士二十

無佚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康王

之誥二十五柴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

二十九知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者偽孔序云伏生康王之誥

合於顧命以歐陽夏侯為即伏生本誤

釋文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此

其明證也既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則二十八矣仍為二十九

者王充房宏皆云後得太誓二十九篇始定是後漢人見歐陽

夏侯本皆有太誓合為二十九篇之明證也云歐陽章句三十

一卷者分盤庚為三篇故也

詳盤庚本篇

云歐陽經三十二卷者併

經三十一卷序一卷數之經三十二卷而章句三十一卷者西

漢人不為序作解詁也

馬鄭始為序作傳注

藝文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

十六卷班自注云為五十七篇先謙案云四十六卷者據藝文

志云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生二十九篇

云伏生二十九篇則是無

太誓者

得多十六篇

據此篇為一卷

共四十五卷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

之序總為一卷以一加四十五是四十六卷也馬鄭序總一卷

蓋本孔壁之舊陸德明但見馬鄭本如此故據以為言也得多

十六篇者書疏引鄭注書序云舜典一別有舜典非梅賾所分汨作二九

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當作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

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囧命二十四漢書律厯志有畢命

文此劉歆載之三統術者是古文有畢命矣穎達以此二十四作囧命囧當為畢字之誤也惠棟王鳴盛說同

為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是也云為五十

七篇者書疏又云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案此歐陽夏侯分本云伏生誤

出盤庚二篇此歐陽所分以為鄭分誤康王之誥此歐陽夏侯合於顧命之後鄭又分之又秦

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此就歐陽夏侯本有太誓者分出二篇足證上文伏生之誤更增益偽

書二十四篇此孔穎達祖偽孔傳以此二十四篇為張霸偽書惠棟云漢志先述逸書後稱張霸百兩篇明逸書

非百兩兩經典敘錄云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亦向也豈有向

撰別錄仍取張霸偽書者篤學如康成為五十八桓譚新論亦亦豈以民間偽書信為壁中逸典者耶

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

除序言之

爲五十八篇僞武成疏引鄭

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譚云五十八者譚沒於世祖時在建

武前武成未亡班云五十七者班作漢書在顯宗時武成已亡

故也

書疏引馬融書傳序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此孔壁不

見太誓之明證也使民間得之孔壁又與之符合馬豈能爲此

言乎然龔自珍以爲今古文皆無太誓則又非也謂今文無太

誓何以處王充房宏之說彼二人皆親見今文有太誓者也明

伏生與夏侯歐陽二本之不同則諸說無所闕礙矣鄭書論依

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百二篇爲尙

書十八篇爲中候讀後得太誓赤烏白魚之文與中候合明其

爲中候則有以處太誓矣

漢魏人無謂伏書爲今文者晉宋之間始有之如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尙書作不怡之類裴松之三國志注今文尙書曰優賢揚厯是也至釋文正義則今文之稱愈顯皆對僞古文而名之龔自珍云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也又失其名也先謙謂今文固無定之稱因時代而異

秦漢今文是謂隸書隋書經籍志今字尙書十四卷

孔安國傳謂隋世已

有今字蓋劉焯等所爲

衛包所改亦號今文則今之楷字是已周代以倉

頡所作爲古文籀書爲今文秦初則李斯小篆爲今文其改用隸書在始皇焚書之際伏生當漢文時年九十餘上溯爲秦博士齒方壯強所習尙書應從篆體未必尙是古文元本亂定之

後發壁藏以教齊魯亦早易作今文非歐陽夏侯始以今文讀之也藝文志云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顏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志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蓋古文所書之本文如今所摹鐘鼎款識籀篆則周代通俗文字與古文兩體並行漢志云異體說文云或異雖變古不全異也孔子以古文書六經不用時字蓋尊經之意安國以今文讀尙書其古文真本固在實有專稱通儒傳授不沒其本來而以爲與今文博士無異稱古文者失其名又非也

司馬遷爲史記時止歐陽尙書立學故遷書敘述五帝三代秦本紀魯衛宋蔡晉齊燕世家無不原本伏書漢書儒林傳云司

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然則堯典諸篇以外皆今文說可知孫星衍以遷爲用
古文誤也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尙書載在令甲平帝詔立古
文莽滅遂廢後漢古文雖盛不立學官詔冊章奏皆用博士所
習蔡邕石經亦據學官本至應劭徐幹之論著介於漢魏之間
則頗有出矣緯書漢人所作漢碑通用今文皆與書義相證發
明其時代限斷而後可以言今古文之別也

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漢書藝文志云故書之所
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論衡正說篇

引俗儒說云

俗儒謂今
文博士

尙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

入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漢書劉歆傳
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尙書爲備臣

瓚注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

除序言之

書疏云鄭序以爲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是百篇之說在孔壁書出後壁書止多十六篇云百篇者當是據序知之然史記本紀世家所云作某篇者五十餘條其文字說解與古文書序多異塙是今文書序據此已不止二十九篇至大傳之引九共帝告佚文史記之引湯征湯誥佚文及書文之見於孟荀禮記左傳所引皆不止二十九篇之明證博士之以尙書爲備特專已守殘之成見非眞不知有百篇也

據漢書儒林傳安國古文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徐敖涂暉桑欽遞相傳授後漢書稱張楷作注衛宏作訓旨賈逵作訓則得多之十六篇不容無說而書疏引馬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疑都尉朝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釋其文義張衛賈之注訓

皆止解二十九篇其後康成作注分伏書為三十四逸篇為二

十四凡五十八篇見書疏而逸篇仍無注釋文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案陸

所謂古文即指梅賾偽書言陸及見馬鄭注若鄭有二十四篇之注當有流傳於後陸不得為此言以此知鄭惟注三十四篇

也又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未注二十四篇也說本江聲其故皆不可曉朱子云

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於注中不

知緣何止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案鄭於尚書

逸篇不注與儀禮同王鳴盛以為古文在東漢未立學官故鄭

亦不注其或然邪

或疑後漢杜林所得西州叅書一卷見本傳非古文尚書真本然

後漢儒林傳載尹敏楊倫孫期周防以及周磐張楷皆習古文

所稱授受淵源與林無涉又孔僖自其祖安國以下世傳古文

是安國真本具存林何從而偽之且賈逵傳言逵父徽受古文

於涂暉遠悉傳父業儒林傳又言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使林傳贗本遠豈肯舍父業而爲林書作訓乎蓋必漆書與孔壁文字頗有同異足資考證或且有勝於安國所傳者

古文四十六卷漆書一卷蓋非全本

故遠旣作訓而馬鄭諸儒雖於古文別有師承益重此本也

安國本藏於中祕其副本流傳民間庸生之徒私相授受不無

譌脫變亂如我其試哉上脫帝曰

史記五帝紀有堯曰

夔曰八字重出優

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據

此知薄今愛古者未嘗平心考覈也歐陽夏侯三家皆今文說

小夏侯當古文出後其文義乃頗合於古文亦趨時之一驗矣

王莽時古文立學義說漸盛如禹貢所述水地桑欽輩勅之立

六宗建三公三統麻之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劉

歆初之厥後衛賈馬出古文之說大明康成作注雜糅今古旁
通曲暢又爲書學一大變風會日新涂軌歧出高才超世囊括
眾家蓋有不得不然者近儒強仞爲今文知亦非鄭所心許耳
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今從古及觀石經漢碑文字
多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
也但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攷古文無說解仍兼采三家
所長庶爲盡善乃諸君詆謨今文別張幟志學官未立微顯不
常王肅輩得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
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崇其文字之古耳唐
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又豈諸君所及料者哉

說本皮
錫瑞

僞孔之辨定於國朝天子考文之功美矣盛矣諸儒力闢僞經
推見至隱擷其精粹各載本篇自熹平石經亡後今文遂無完

本二十九篇反藉僞傳而存古書遺碣可以參證文字同異馬
鄭傳注亡佚宋以來頗有輯本所當全采以暢經旨眾家疏解
治爲一鑪時有管闕弗忍割棄增塵足嶽庶幾企而

梅書廿五詞旨坦明益之傳語祇形駢贅他篇舛謬隨文記注
閒襲馬鄭亦加披抉假託安國初無主名唐陸德明云王肅注
大類古文孔穎達又云其言多是孔傳已頗滋疑議矣近儒推
勘皆謂傳出肅手尤莫詳於丁晏尙書餘論今取傳義與王注
合者條繫經下以資證明晉書皇甫謐傳言古文授受淵源謐
亦與撰古文者也肅之孔叢家語謐之汲郡紀年本冀輔眞轉
以證僞心勞日拙其自贊邪

凡以古字易經文如郭忠恕薛季宣所造作

自唐至今有集古
篆繕寫之尙書號

壁中本二十四篇亦在其中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雜
奇之字爲之釋文序錄云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

經文疑或後生不可承用據此唐以前久有此偽書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晁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爲書古文訓宋人多誤切此爲壁中真本以時字易經文如衛包所改唐明皇不喜古文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爲時字名之曰今文尚書其改古字多錯謬詳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至宋開寶中陳鄂等奉詔刪改釋文令與包相應而舊音古字無可尋求矣

以古書易經文如近儒取經傳諸子說文所

引尚書以改本經

其意以爲安國真本如是但馬鄭與僞孔不同處梗槩已具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且魏晉人作僞時衛賈馬鄭之書尙存皆知爲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斷不敢取三十四篇塗改字句令與安

國傳本不類以啟天下之疑故堯典雖析一爲二而慎微之上未著一字後有愚者乃爲之耳據塙錯者仍各揭以臆說易經文如近儒點竄經字以伸己見明於本篇句下

若宋儒改經之爲皆亂經之甚者也包改之謬詳具本篇餘屏

不取

漢書補注序例

自顏監注行而班書義顯卓然號爲功臣然未發明者固多而

句讀譌誤解釋踳駁之處亦迭見焉良由是書義蘊宏深通貫
匪易昔在東漢之世朝廷求爲其學者以馬季長一代大儒尙
命伏閣下從孟堅女弟曹大家受讀卽其難可知矣宋明以來
校正板本之功爲多國朝右文興學精刊諸史海內耆古之士
承流嚮風研窮班義考正注文著述美富曠隆往代但以散見
諸書學者罕能通習先謙自通籍以來卽究心班書博求其義
蒼最編摩積有年歲都爲一集命曰漢書補注藏之篋笥時有
改訂忽忽六旬炳燭餘明恐不能更有精進忘其固陋舉付梓
人自顧才識駑下無以踰越古賢區區寸心頗謂盡力疏譌之
咎仍懼未免匡我不逮敬俟君子

據敘例顏監以前注本五種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也大氏
晉灼於服應外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

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采外增劉寶

一家顏監於五種注本外增荀悅漢紀崔浩漢紀音義郭璞注

司馬相如傳三家說本王鳴盛顏注發明駁正度越曩哲非印人鼻

息者也其中或引舊文據為己說以史記索隱證之張蒼傳柱

下方書注乃姚察說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即訊太子注乃樂產

說郊祀志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注乃顏游秦

說本洪頤煊以文選李善注證之枚乘傳注隱匿謂僻處於東南也

乃韋昭說梁下屯兵方十里乃張晏說本朱一新以詩王風譜疏證

之地理志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注乃臣瓚說舊唐書顏籀傳

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

其義今書中未見本王鳴盛此外注文間用舊說皆為證明以資識

別原其本意非必掩襲前賢或因已說冥符不復割捨尚非巨

累至游秦行輩文學歸然在前盜實遺名有慙德矣今補注所
采悉出其人家世儒素昆弟相師先後三人慘歸黃土脊令原
隰垂老增唏片羽可珍敢忘護惜宗族講肄朋好往還賞析所
存皆登斯輯亦公善之義也

顏注漢書至宋仁宗景祐二年韶州余靖

宋史本傳字安道曲江人

為祕書

丞奏言文字舛譌命與王洙同校靖撰刊誤一書增入江南張

佖校說六條

宋祁云漢書中有臣佖者乃張佖江南人歸本朝太祖收諸偽國圖籍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皆

題名卷末

所謂景祐刊誤本也嗣又有宋景文公祁合十六家校本

至寧宗慶元中建安劉之問又取宋校本更別用十四家本參
校又采入蕭該音義司馬貞索隱孫巨源經綸集學官考異章

衡編年通載楊侃兩漢博文漢書刊誤楚漢春秋史義宗本西
京雜記朱子文辨正孔武仲筆記三劉刊誤紀年通譜刻之為

建安本

周壽昌云劉之問號元起書前題云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余購得之今存湘潭袁漱六同年芳瑛家

顧千里析劉元起與之問為兩人又訛作之問南監本又作之同

明南監本即用建安本者也

但於注文刊落甚多汲古閣本注文完足而去其敘例又於藝

文志張良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賈誼傳後附臣佖校語六條

即張佖也而三劉刊誤及景祐刊誤皆未之采國朝文教昌明

圖書大備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漢書用監本精校付梓別加

考證今補注以汲古本為主佖說併入注文遵用官本校定詳

載文字異同備錄諸人考證顏監敘例宋劉校語粲然具列庶

覽者無遺憾焉

監本列宋景文參校諸本一古本

顏師古未注以前本

二唐本

張唐公家所得唐本

三江南本

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好東原榮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尙在御府

四舍人院本

江南本在舍人院亦曰舍人院本劉之問云景文所據為十五家按其目實十六殆因舍人院本即

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
一本二目故併稱之
五涓化本
國朝會要云涓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命

陳充阮思道尹少連趙況趙安仁孫何校
前後漢畢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
六景德監本
國朝會要云咸

平中真宗命刁衍晁迥與丁遜覆校兩漢書板本迥知制誥以
陳彭年司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
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錯除無考據外博訪羣書徧觀諸
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籤正三千餘字錄為六卷以進
七景

祐刊誤本
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眾本旁據他書列

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奏聞又命國子
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讐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
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
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
八我公本
今不詳何人

九燕國本十曹

大家本十一陽夏公本十二晏本十三郭本十四姚本十五浙

本十六閩本又列建安本參校諸本
用宋景文本校定復用諸家參校
一熙寧

本
熙寧七年參知政事趙抃奏新校漢書五十册及陳繹所著是正文七卷
二卷子古本
古字
三史

館本
舊本
四國子監本
宣和六年本
五陳和叔本
熙寧中所校
六邵文伯本

用宋景
文本校
七謝克念本
用景文本校
八楊伯時本
用謝本校
九李彥中本
用楊本校

本校 十張集賢本 張襄得唐世本校 十一王性之本 用景德中監本校 十二趙德

莊本 用祕閣本校 十三沈公雅本 用祕閣本校 十四王宣子本 用祕閣本校 景

文校本近儒錢大昕王鳴盛等皆信之惟全祖望以為南渡末

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託為之非出景文列有五證見鮪埼

亭集外編第四十六卷今案宋說淺陋誠所未免惟劉之間輩

曾用以校定則固嘗有是書不出南渡末也國朝諸儒講求板

本之學致力漢書者多用南監本此外如景祐本 王念孫父子校 閩本

錢大昕校明按察司按察使周采提學副使周琬巡海副使柯喬等刊 汪本 朱一新校明汪文盛刊 德藩本

葉德輝校明德王刊 乾道本 宋乾道中刊 北監本 以上二本先謙校 並備搜羅間有甄

采良由文軌同塗眾善咸萃內府精槧前無以加云

三劉刊誤出劉敞與其弟攸子奉世撰宋史敞傳云字原父臨

江新喻人不言有此書惟攸傳云字貢父邃史學作東漢刊誤

爲人所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字仲馮精漢書學而已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今書已亡賴監本存之

斗南補遺援引蕪雜

說詳王氏十
七史商榷

頗有芟取未從割棄蕭該音

義采自監本雖非瑰寶亦資印證明代史評大暢競逐空疏國朝碩學雲興考訂精能超踰前古茲編廣羅眾家去取務慎沈文起疏證一書以後事稽合前言自爲別派今但取有關書義者餘屏不錄

顏監敘例言曲覈古本歸其真正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緣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劉之間跋建安本漢書云自顏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

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

雖黃所加字一從古愚按從古之字如供爲共伺爲司蹤爲縱
藏爲臧廂爲箱慰爲尉屢爲婁嗜爲耆屍爲死讓爲攘之類或
係最初正文或出聲近通假非由古字之少旣展轉借寫彌久
失真故東京文字不正流弊斯極而許氏說文出焉刊本存眞
不宜輒改若概目爲古字其蔽也愚或乃以爲六書假借之悞
則去之愈遠矣

汲古本文字無定如以字作目後多作以栢字作栢閒亦作栢
及公孫賀等傳贊淵聖御名悉仍其舊或有譌脫乖誤之處並
依前式加以注正書雖增新板如逢故惟官本劉宋注文有隔
斷顏注者輒爲移易舊處俾免違滯

顏監於雜家傳記擇取綦嚴如太公名字四皓姓氏雖登史志
並就刊落可謂慎矣西京雜記亦在屏除之列沈文起詆之

見引

傳中愚謂雜記不知撰人初無妄說又古事雅語並資多識師古

棄而不取而稱引顯相牴牾之楚漢春秋不悟其僞託抑又何也今依沈說仍采雜記此外如飛燕外傳之類概不闌入

王子功臣外戚恩澤侯表所列皆受國封而司馬貞之徒或云名號此大謬矣其不見地志者皆因免侯併省亦有侯表相符而地志不言侯國則班氏失書也其有先國而後縣或一國而前後兩封取覈表志原委咸在疑訟已久特爲揭明

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軌迹立來史之準繩兼詳水道源流使後人水地相資以求往蹟可謂功存千古者也元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於漢世水道曲折具存實爲疏證班志而作前人引用不得要領茲編於酈注諸水顛末悉備同郡之水則云自某縣來下入某縣隔郡之水則云自某郡某縣來下入某郡某縣脈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十四
絡畢貫臚載無遺更取歷代水地諸書爲之疏通發明訂正訛
謬讀者因鄙證班卽漢攷古然後遞推諸史上下數千年地理
可以了然胸中

律厯天文顏監無注國朝錢李諸儒洞貫劉術更迭推衍三統
以明天文圖籍紛陳管窺積歲補苴闕漏藉竟全功其餘得失
之林開卷卽了遠俟百世不煩贅論

合校水經注序

少時讀漢書地理志驚歎以爲絕作惜其上溯古蹟旁羅水道
宏綱已舉細目未賅雖爲書之體固然而於探奇者古之懷猶
歉然弗愜也嗣讀酈善長水經注深美其用意足輔班氏所不
逮蓋班之志水撮舉始終而所過之地從略酈則於漢世郡縣
端委并包曲折貫串旁引支流以千數百計使後之搜渠訪瀆

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圖書班之志地根據經籍俾三代以來之
要典不至放失無稽酈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
攷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洵乎閱覽之山淵方輿之
鍵轄也已夫地無古不立水非地不章酈氏爲書之指在因水
以證地而卽地以存古是故遷貿畢陳故實駢列世或訾其好
奇騁博及視爲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
也今非無顛疏水道之書以校彼優絀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
年足跡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參列今
地兼思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及經注未備各水爲之作疏
人事率懼不獲卒償斯願會用官校宋本參合諸家輯爲一
編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質海內之好讀是書者而推論其要
義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則備具例略中

例略

一校官本 四庫提要稱官校宋本 乾隆中袁集永樂大典就所引水經注

排比原文鈎稽近本武英殿聚珍板印行其後蘇州福建皆有

刊本茲取用互校與朱趙同者列為正文而雙行標注異文於

下以祛歧惑當時校上此書出戴震東原之手戴氏號稱究心

鄺亭之學自有刊本行世預修四庫全書以乾隆三十九年校

上此本 見官本案語 而趙氏之書先成於乾隆十九年 見趙本自序 至五

十一年丙午始謀鈹板 見趙本畢序 其流布反在官本之後世罕觀

大典元文見戴校與趙悉合疑為弋取然聖明在上忠正盈廷

安得有此事且書中增補刪改多至七千餘字既著之案語中

其訂正各條明注本文之下並非盡出大典是纂修時或旁攷

羣書或獨伸己見亦未嘗隱而不言也趙氏覃精極思旁搜廣

證合契古籍情理宜然特以數十年考訂苦心一旦爲中祕書所掩因之俗論滋紛今於官本案語下並列趙氏所釋及刊誤各條俾讀者知右文盛世祕籍應運而呈奇而鴻生稽古之功亦不至聽其湮沒庶因兩美之合以釋千載之疑諸家聚訟若

段玉裁茂堂

見經韻樓集

魏源默深

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

張穆石舟

見近刻全校水

經注附錄中兼言畢秋帆尙書索趙書於一清子載元載元恐父書不當畢意竟以巨貲購謝山本合併修飾此則過信無稽不通情理之言殊爲無識各執一詞存而不論可也

一校朱本明中尉朱謀瑋鬱儀所箋趙氏本之以作刊誤者也
朱氏之前水經注本著稱者有二一黃省曾刻於嘉靖甲午一吳瑄刻於萬厯乙酉朱氏復與其友謝耳伯孫無撓輩商榷校讎以成此書萬厯乙卯齊安李長庚序而刻之崇禎己巳竟陵譚元春鍾惺等加以評點重刻之所載箋語頗具異同至趙氏

稱真州鏤板竊朱箋爲已有者見趙附錄今未得見有新安歙西黃

晟曉峯者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刻水經注前列歐陽立黃省王

世朱謀李長五序文皆見趙附錄自跋云爰取舊本重爲校刊而不著

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氏與朱箋合豈卽趙所稱邪自來論朱箋

者褒貶互見其攷訂誠爲未精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厥勞甚

鉅黃梨洲嘗其無所發明未爲確論近因戴趙啟爭疑議蠡起

至有謂朱箋尙存真面遠勝二家改訂者此則全未讀書之言

也今於趙氏刊誤所引外全錄箋語以資蒐討譚黃二本所載

容有他人羸入者不復加以區別矣

一校趙本趙讀酈書首爲之釋列於卷中存朱氏之是彌酈亭

之違其朱箋謬者削之漏者補之別爲刊誤十二卷今併散入

正文下俾讀者開卷瞭如易於尋究酈注字分大小發自全氏

而趙因之條理分明茲特參用其例家藏本册面題籤水經注釋大字

卷集之某小字後十二卷水經注刻畫精善極為我友繆筱珊

朱蓉生兩太史所鑒賞真最初本也別有舊藏一部字句增損

竄易往往同符官本蓋出後來刊改頗失趙書面目故茲校一

以初本為主惟八卷濟水篇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下釋曰金石錄跋尾云魯峻碑其他云云改曰金石錄魯峻

碑跋尾云嘗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其他云云增多

十四字又文字分別下釋曰一勝鈴下二字三十餘騎刪二字

兩字後有駙馬二匹勝曰持駙馬刪勝曰持駙馬及下又字次

橫勝曰薦士一人刪勝曰二字又駙史僕射二騎刪又字蓋闕

里之先賢也字而不名刪字而不名四字與史家異同鞞二字

不能次以為兩魯根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檀弓以申詳為

顛孫子張之鞞二地云云刪上缺二字三字移家不能次以為

兩於地字之上客拜侍於前後者六人侍者四人並刪人字皆

駕以一馬刪以字鮮明卒上增有字朱浮墓畫象墓下增壁字

十六卷穀水篇世謂之紵麻澗下釋曰此句是善長所增加改

曰此句是連引郭璞注三十八卷資水篇縣故昭陵也下釋曰

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

名即前漢之昭陵云云改曰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

虎路三爨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云云此四條有

裨考訂附記於此刊誤間
有增改無關要義不錄
至若猶爲由邪爲耶已爲以克爲剋

侵爲寢升爲昇德爲惠懷爲襄隙爲隙累爲纍臘爲臙喜爲熹
懸爲縣雒爲雍燕爲鷲蛇爲虵獠爲獠藕爲藕綠爲淥虛爲墟
野爲壑淀爲澱嶺爲嶺岫爲隅岡爲罌墜爲磴崖爲厓嶂爲障
嶠爲岷洛爲雒沅爲沅溜爲溜滹沱爲滹池瑯琊爲琅邪險阻
爲嶮岨或本同字或由假借如此之類卷中不能悉出標舉首
簡以備參稽

一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桐城蕭穆敬甫聞余校勘水經
持以相餉末卷孫氏自記略云水經向無善本予驟讀之便知
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索隱正義文選
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志校之得休寧戴東原本多與
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其與戴不同者不敢附和也顧千里

而趙因之條理分明茲特參用其例家藏本册面題籤

水經注釋大字

卷集之某小字後十二卷水經注朱箋刊誤大字卷某之某小字

刻畫精善極為我友繆筱珊

朱蓉生兩太史所鑒賞真最初本也別有舊藏一部字句增損

竄易往往同符官本蓋出後來刊改頗失趙書面目故茲校一

以初本為主

惟八卷濟水篇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下釋曰金石錄跋尾云魯峻碑其他云云改曰金石錄魯峻

碑跋尾云嘗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其他云云增多十四字又文字分別下釋曰一榜鈴下二字三十餘騎刪二字

兩字後有駙馬二匹榜曰持駙馬刪榜曰持駙馬及下又字次橫榜曰薦士一人刪榜曰二字又駙史僕射二騎刪又字蓋闕

里之先賢也字而不名刪字而不名四字與史家異同鞞二字不能次以為兩魯根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檀弓以申詳為

顛孫子張之鞞二地云云刪上缺二字三字移家不能次以為兩於地字之上客拜侍於前後者六人侍者四人並刪人字皆

駕以一馬刪以字鮮明卒上增有字朱浮墓畫象墓下增壁字十六卷穀水篇世謂之紵麻澗下釋曰此句是善長所增加改

曰此句是連引郭璞注三十八卷資水篇縣故昭陵也下釋曰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

名即前漢之昭陵云云改曰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虎路三變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云云此四條有

裨考訂附記於此刊誤間
有增改無關要義不錄
至若猶爲由邪爲耶已爲以克爲剋

侵爲窺升爲昇德爲惠懷爲襄隙爲隙累爲纍臘爲臙喜爲熹
懸爲縣雝爲雍燕爲鸞蛇爲虵獠爲獠藕爲藕綠爲淥虛爲墟
野爲壑淀爲澱嶺爲嶺岬爲隅岡爲罌陞爲磴崖爲厓嶂爲障
嶠爲岷洛爲雒沈爲充溜爲菑滹沱爲滹池瑯琊爲琅邪險阻
爲嶮岨或本同字或由假借如此之類卷中不能悉出標舉首
簡以備參稽

一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桐城蕭穆敬甫聞余校勘水經
持以相餉末卷孫氏自記略云水經向無善本予驟讀之便知
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索隱正義文選
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志校之得休寧戴東原本多與
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其與戴不同者不敢附和也顧千里

跋云伯淵觀察於此書用功甚深晚年對客猶能稱引瀾翻不
須持本手校丹青滿紙中多與戴東原氏異說尤可資考索道
光四年閏月觀於桐城汪君均之插架爲識其後今觀所校亦
不能盡如其說其引證今地極便考覽世無傳本悉登之以備
一家漢志乃人人能讀之書繁稱無當不備載焉

一參校各家善長一序大典僅存餘姚盧文弨紹弓用武進臧
氏所得絳雲樓舊藏宋本校之頗有奇異刊見羣書拾補中茲
標注官本原序下陽湖董祐誠方立研精鄺書著圖說四卷未
竟而歿其兄基誠取其說刊入遺書而圖遂佚茲全錄入注此
外如武進丁履恆游水疏證謝鍾英洛涇二水補亦備采之近
世爲水經之學者江寧汪士鐸水經注圖精思密致經緯釐然
然亦頗有譌誤惜其不及參繪今地未爲盡善全氏七校水經

注晚出澗中慈谿林頤山晉霞斥其偽造抉摘罅漏至數十事
頃歲刊行茲編一字不敢闌入

荀子集解序例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眾推其由以
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礪
枯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礪枯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
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人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
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
而其言如此豈眞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
芴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
其指趣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
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

故議論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
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謀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
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
口爲重屈也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
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
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
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求諸家之說爲荀子
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閒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
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
言簡端並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

見攷證

次楊序及新目錄

今照刊

次荀子讎

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注本此
然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
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

鑿多疑 腫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誦
刪點 辭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槎客吳縣
朱奐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
塘金圃輯校以輯諸家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欄
末錢大昕

跋見考 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

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蕝事是

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為是盧所

據大字宋本為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為影鈔訛字所誤者修身王

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

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徐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

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為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

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尚有可

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歧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
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閒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
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
昌菴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
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熙寧元年國子監劄
子官銜洎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此卽
攷證
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刊熙寧舊本亦未爲
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
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
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歧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
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攷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錢佃
江西漕司本龔士尚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
顧千里澗蕢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敘而行之附
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端
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
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
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

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攷證上下篇見本書卷首文繁不錄

校刻世說新語序

晁子止曰小說之來尙矣不過志夢卜紀譎怪記談諧後史臣
務采異聞往往取之故爲小說者多及人善惡肆喜怒之私變

是非之實以誤後世識者以爲篤論自余觀之非盡爲書者有心之過也采摭所及見少聞多而其言變矣詞氣抑揚聲情乖隔而其言又變矣能祛此二蔽者蓋難言之此小說所以少佳書也余嘗怪臨川爲世說新語一書彼其時去魏晉未遠固宜紀載得實而秉筆不慎事實牴牾致爲劉子玄輩所譏蓋不免如余所稱二蔽若其羅前代之軼聞供詞人之藻繪則游心文苑者所不廢也劉注匡弼之功尤爲此書增重而唐人修晉書如周安東求絡秀爲妾韓壽私賈充女之類經孝標糾正者猶取入傳何其迷謬者與桓靈寶殷仲文亂賊之徒言行無足稱述而書中稱舉至於再四良以其時篡奪相仍綱常廢墜不復知忠義爲何說此難以責之臨川又豈孝標所敢舉正者哉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說新語補本刪節元書附以何氏語林全失

臨川之眞余因取元書重刊貽同好者覽焉元美序言世說所
長造微單辭微巧隻行因美見風因刺通贊使人短詠而躍然
長思而未罄可謂盡其妙矣又云私心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
夫旣患其易竟矣而又刪之噫嘻是則明人之爲學也已矣去
古益遠往籍日湮如是書之存抑其幸也

校正鹽鐵論後序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
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
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
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
微意可觀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惜民隱之愷又
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權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

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躡居輔道之位故絀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國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氏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救弊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逼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

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刊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縣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傳姚鼐輩所訾不足病也

莊子集解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捄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楸飾鞭箠爲伯樂罪而擻髑髏未

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穀心追容成
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
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
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
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
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
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
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
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眾長
閒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

續古文辭類纂序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峯承之遺風

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闡奧開設
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
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
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宰世用正學風厲薄
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逞志浩博鉤
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
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
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
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
逐末者不閔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
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
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

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
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
況山陬海澨弁陋寡儔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
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
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
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
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
觀焉

日本源流考序

先謙錄日本開國以來迄於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歷代史傳
暨雜家紀載參證日本羣籍稽合中東年表爲源流考二十二
卷哀輯旣畢作而歎曰天下禪代獨日本世王非但其臣民有

所鑒戒取舍而然也以島國子立無鄰故外侮亦弗及焉然自
番輪颺至重關洞開情勢岌岌賴豪傑雲集謀議翕合上下之
情通從違之機決捐棄故技師法泰西曾不數年屹然爲東方
強國余嘗攷其變法之始倍難於他邦大將軍擅權國王守府
君民睽隔一也封建日久諸國紛紜不相統壹二也游俠成風
政令拂眾輒被狙刺三也迺自西國擾亂而將軍乞退議改郡
縣而梗命卽敗羣謗蠶起而執政不撓遂以經緯區寓煥然啟
維新之局嗚呼豈偶然哉夫舉一國之政而惟外邦之從匪易
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轉圜流水此其故亦有二一則地懸海中
事簡民樸其先規制取則李唐安德而後權移霸幕王朝無政
焉德川氏偃武三百年人士涵濡宋學曉然於尊王之義日思
蹈幕府而定一尊乘德川積弱之勢藉口攘斥西人責以歸政

聳動羣藩納上戶土億兆一心拱戴王室於是英傑在位審時
制宜朝廷規模悉由剗立瀕一國之人乘方新之氣日皇皇焉
惟國制之圖其前無所因故後並不得謂之變非我中國每事
拘牽舊章沮隔羣議者比也一則初效西人不得要領衣服飲
食器用宮室刻意規摹虛糜無算人民重困異議紛起或復舊
制或倡民權官與官齟齬則退歸而謀亂民與官不協則刺殺
以洩忿國是叢脞亦曰殆哉而我中國塞聰蔽明百務苟且臺
灣生番之償金隱中其機權甲午北洋之利益飽張其威力故
彼國之士氣咸伸而更新之機勢大順矣攷其內政所施惟力
課農桑廣興工藝爲得利之實而以官金資助商會知保商卽
以裕國從而維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中國之海軍不
必論矣鐵路楛幣富強則相須貧弱祇自敝至於學校分門官

僚分職非所以治數千年文教之邦也居今而言變法不必事
事慕效惟務開廣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兼審外商所以歆動吾
民而攫取其財何者最甚亟勸導斯人率作興事行是二者必
以放助之勞來輔翼爲心匪特不爭其利亦並不與其事鼓天
下之智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氣國家靈長之祚或在茲
乎日本得志之後所刊維新史法規大全諸書揚詡過情觀之
徒亂人意不可概執爲興邦之要道也是書成因附述鄙見以
質當世如此至日本史家文章之美覽者自得之故不復云

重刊景教碑文紀事攷正序

景教碑文紀事攷正廣東楊榮銖襄甫撰自稱景門後學書凡
三卷刊於光緒二十一年卷端列影照碑文一第一卷載翻譯
景教流行中國碑文次金石家攷論次大秦攷次景教及諸教

攷原二三卷則取今之通行耶穌本經以證釋碑文者也碑稱
貞觀中大秦阿羅本至長安詔造寺度僧高宗時諸州各置景
寺玄宗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肅宗於靈武等郡重立景寺代
宗誕降之辰錫香頌饌建中二年僧景淨述頌建碑文中稱其
道曰景門曰景風曰景力徒曰景眾曰景士且曰眞常之道妙
而難名功用昭章強稱景教其云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
者用希伯來音譯阿羅訶乃猶太人稱造化主之名卽天也三
一分身景尊彌施訶者希利尼文稱彌施訶曰基督卽耶穌也
號耶穌曰景尊故其教曰景教或謂唐諱丙之字曰景丙於五
行爲火景教卽祆教故以拜火爲宗此不知火祆非景教而爲
此臆說也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
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今

案舊唐書職官志有薩寶府祆正亦曰祆祝西溪叢話言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敕大秦穆護大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所謂大祆卽祆祝也祆字胡煙切從天不從夭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距拂菻卽大秦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卽火祆也長安志又云義寧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於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中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今攷武德所立胡祆祠與宗楚客所移波斯寺之東同地一祠又新唐書百官志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皆波斯國事火祆之祠

也義寧街東北波斯胡寺太宗爲阿羅斯立阿羅斯卽碑阿羅
本義寧街卽碑義寧坊此寺與移布政坊西南隅之舊波斯寺
天寶中皆改大秦推其改名之由蓋以嫌與波斯祇祠相溷而
碑云貞觀詔造大秦寺及從其後名稱之錢大昕景教考以爲
夷僧之夸詞非也明崇禎間碑始出土今在陝西省城金勝寺
內楊氏宣揚景教箋釋碑文第一卷於西國文字之遷貿輿圖
之分合教宗之同異剖析詳明爲言職方者不可少之書爰重
刊以貽博覽君子二三卷則以專釋彼教今無取焉

後序

周地之民曠曠而行倨倨而臥無異牛馬也見夫蒼蒼者高無
與並則神之明明者疾莫能追則神之烈烈者熱不可執則神
之以至鬼怪之毒害物類之侵偪莫不相與神之術智者出焉

因其人之敬畏導以崇奉之禮禱祀之辭而教始萌芽思夫天地如此其遼遠也蓋有造分天地者人類如此其蕃滋也蓋有主持人類者於是爲教者之論說紛邪正雜矣善夫楊氏之論婆羅門也曰歷夏商周三代而異端之說日出不窮則以好論鬼神之過夫教人而極思於空虛安在其不爲異端所託也哉謨罕默德摩尼之藉教以行其私也楊氏詳之矣余嘗旁攷中國傳記亦頗有與西書合者五運歷年記云元氣鴻濛肇立乾坤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出盤古且言其垂死化身備諸神異述異記云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今案摩西紀阿羅訶創造天地萬物之次序祚阿樂士論歐拉密創造天地萬物之主宰是其例也風俗通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

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引緬人今案摩西紀創造世人之始祖
韋陀言波綿頭肩股腳生四等人是其例也淮南子云積陽之
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
月古聖王之祀神也大者秩望山川微者迎及貓虎秦有黃虵
雄雉之祠漢有星辰風雨及天地日月兵陰陽四時八主之祭
今案火祆教初以日爲眾陽之宗而拜太陽後以火爲發光之
原而更拜火婆羅門論神道有天日晝三位風火湖海及主宰
禽獸昆蟲凶殺諸神且謂無物不可以爲神無神不可以爲物
是其例也竊試論之敬天之理今古所同福善禍淫之訓上帝
有赫之歌詩書略陳之以垂世戒雖以子貢之智不聞孔子言
天道夫子言敬鬼神矣而答季路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易之
爲書廣大悉備夫子作贊惟返而求之於人事豈不以垂教之

旨當如是邪舜典敬敷五教爲中國言教之權輿子思子作中庸其言性推極於天命矣仍不外率性爲道修道爲教而申之曰可離非道凡所以約人身心而懼其馳情於幽渺之域也佛之爲教清虛浩曠可爲養性清心之助然印度戒殺蛇虎爲殃則道固有時而窮矣求其行萬世而無弊者唯我孔子之教也

夫而更執火變異同論賦取有六日晝三立風火賦新又主率
附錄

先生先邁父喪年譜自述云府君所爲古詩試帖詩及詩文律賦存者無多陸續刊入家集及近人所選刻諸集有詩義標準六十卷采自漢至明諸家精粹之作分別義類綴以評論開示不孝兄弟至爲詳切不孝於詩稍窺門徑皆府君教也是編府君晚年手錄憂傷困難血痕濡染每啟篋不忍卒讀間有漏略

亟圖蒐補付梓勉成先志適省中重修湖南通志先茔府君自序於第二百五十八卷中後遭母喪就苦次成太夫人年譜一卷逾年校刊魏鄭公諫錄校注暨鄭公諫續錄文貞故事拾遺文貞年譜新舊唐書合注魏徵列傳成爲後序云嗚呼自季弟之沒余孀孀獨立心志於邑沈憂迫切不能少自發抒迄今十餘年矣凡弟所造作鐫篋不忍省覽歲壬午遭母喪歸孤苦餘生益以病困乃強自振厲取所爲詩文及校勘書籍覆加考訂將次第刊之勉成余弟未竟之志亦以慰吾母於九原先生季

弟名先恭字禮吾

葵園自定年譜

先生甲戌分校禮闈繆編修荃孫李侍御慈銘朱侍御一新趙太守銘並出其房力薦未售時人言儻四君獲售足冠一榜先

生亦謂文章聲氣之微冥合符契有非盡出於適然者

葵園校士錄存

先生視學江蘇蒞任之初撰勸學瑣言教士以分治經籍其語
要云每歎今日農工商賈皆有營爲惟士無業應試之外不過
出王游衍笑與日終何如以有用精神及時自奮功名可遇而
不可求與其慕浮榮希詭獲不若守其在我早謀自立之地也
昔人任爲一書自非聖經賢傳何能毫無指摘立名之事爭不

勝爭前哲瑕疵議不勝議惟有自勤學業方是實在受用坐觀

徒羨不勝結網俟河之清必非志士覽者感悚

勸學
瑣言

先生先後刻同邑李禹臣壽梅山居詩存丁笠雲磨綺室詩存
巴陵毛西垣詩鈔校刻郭筠仙侍郎養知書屋遺集李佐周畹
蘭文集輯刻巴陵吳南屏梓湖文集周自菴閣學思益堂集刪
刻新化歐陽礪東詩鈔凡關於鄉邦文獻靡不致力湘人稱之

諸書
近序

辛亥八月先生辟地平江甲寅還長沙居東鄉涼塘舊莊乙卯
刊後漢書集解成自序云毛氏汲古閣序言刊范史時適當崇

禎順治之際今余再刊又丁國變儻亦有運數存其閒耶

吳慶
坻補

年譜

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歿於涼塘前數日自知告終之期
預書於日記遺命不赴不入城設奠所居湫隘斂之日至不能

容賓客云

同上

葵園弟子

繆先生荃孫

別見南皮學案

趙先生銘

別見子勤學案

朱先生一新

別見越縵學案

王先生仁俊

別見陶樓學案

吳先生慶坻

吳慶坻字子修一字敬彊錢塘人光緒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湖南提學使先後典雲南鄉試任四川學政湖南學政直政務處丙午授湖南提學使至日本考學制辛亥乞休先生性仁孝九歲喪母經年獨夜常實涕廢寢少治宋學通籍後服官中外蒿目時艱深以世道人心爲懼紀朝章國故遺聞軼事爲蕉廊脞錄八卷辛亥後爲辛亥殉難記八卷文主湘鄉陽剛陰柔之說爲補松廬文錄八卷詩宗老杜爲補松廬詩錄六卷辛亥後所作爲悔餘生詩五卷修杭州府志浙江通志

歿年七十有七

參姚詒慶撰墓志

陳詒重毅

陳毅字詒重號郁廬湘鄉人光緒甲辰進士歷官郵傳部參議
著有墨子注疏荀子集解補晉書地理志補注魏書官氏志疏
證隋書經籍志補遺十六國雜事詩郁廬詩文集

參章華
寫記

文集

虛受堂文集序

昔姚惜抱以理學名儒類纂古文辭主張後進海內翕然奉爲
圭臬粵寇之亂厥學寢微吾師長沙祭酒怒焉而憂以學術之
盛衰引爲有心世道君子之責於是哀采乾嘉道咸諸名人集
按類編次續姚之書而所自爲各體古文一以姚氏宗旨爲歸
而進求合乎先儒義理之學先生固不欲以文名而文必如先
生乃可謂獨精者先生之言曰乾嘉鉅儒立漢學之名詆宋儒
言義理爲不足述獨惜抱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

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攷據有所歸故其爲文原流兼賅粹然
一出於醇雅夫先生於經史諸子國朝掌故皆嘗鉤稽參訂著
有成書固非不能以攷據名世而必若世之儻離備霧襲取宋
學爲高者然而其揚推惜抱立言如此則先生之自任斯文實
重且遠而所以探討義理發之於古文辭者皆吾黨小子所得
而略言之矣嗚呼義理之說孟氏寔始言之其旨爲禮教所從
出學者得之以不同乎雜家者言而自成其爲儒家言者也孟
氏旣往墨學未衰其徒黨又率能譬諭齊給剏爲名法捭闔諸
姦說以蔑禮廢教營惑愚眾故其文亦齟字鬼瑣而不可究詰
荀卿子出論學論治悉本乎禮反復推演綦明其趣於是其學
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而其文迺大醇而無所蔽近世已
來士夫多厭薄中庸務摭取荒徼異言著爲文說謬詢我政制

經典而謬謂能揀之蔽其既較戰國橫議爲烈先生獨能主持
正學放距衷詖俾其說不至深中乎風教先生之引學術盛衰
爲有心世道之責者毋乃在乎是然則先生之文益不可不傳
而先生之所發抒乎其文者良有所本也毅受學先生有年知
先生之學惟毅獨深每先生一文出輒得先讀讀輒錄之積有
歲年遂成巨帙亂離旣肇人事日繁深恐師說之存於毅者或
及身而散失因與平江蘇厚康孝廉各出所錄若干篇仍謹依
先生續古文辭類纂之例次第之都十五卷梓而行世毅生平
不能文然偶有觸悟自謂能獲古文家傳授之宏旨嘗以所得
質先生曰文而禮儒家言也文而非禮雜家言也先生深韙之
今刊先生之文因臚舉已說引伸師義而爲之敘後之讀先生
文者幸其知所宗尙也

蘇厚菴輿

蘇輿字厚康一字厚菴平江人光緒甲辰進士改庶吉士官郵傳部郎中幼好學既長以著書存古自任少時有晏子春秋校本戊戌為翼教叢編官京師時著春秋繁露義證乃極經意之作遠勝凌注葵園為之刊行未成者有史記集注顧亭林詩集

注歿年四十二

參楊樹達寫記

葵園交游

周先生壽昌

別見湘鄉學案

俞先生樾

別為曲園學案

吳先生汝綸

別為擘甫學案

郭先生嵩燾

別為養知學案

黃先生以周

別見傲居學案

孫先生詒讓 別爲籀廡學案

蕭先生穆 別見摯甫學案

鄒先生代鈞 別見叔績學案

皮先生錫瑞 別爲鹿門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終

廉夫主錄

以學案

廉夫主外錄

以學案

廉夫主內錄

以學案